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1 曾 4
7 5 2
1 7



1曾4
752
17

請道鑑論卷七

明帝

明帝即位之元年率有官朝於先帝之陵上食奏樂郡國計吏以次占其穀價及民疾苦遂為定制迨後靈帝時祭
豈從駕上陵見其威儀察其本意歎明帝至孝惻隱之不易奪而古不墓祭之未盡也豈於是乎知通矣夫云古不
墓祭所謂古者自周而言之蓋殷禮也孔子於防墓之萌泣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其云古者亦殷禮也孔子殷人也
而用殷禮示不忘故也然而泣然流涕則聖人之情亦見矣殷道尚鬼神而賤形禮魂而藏魄故求神以聲坐尸
以獻是亦一道也而其弊也流於墨氏之薄葬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過墓而生哀豈非夫人不自己之情哉且夫
謂神既離形而非神墓無可求亦曰魂氣無不之也夫既無不之矣則亦何獨墓之非其所之也朝踐於堂事尸
於室祝祭於枋於彼乎於此乎孝子之求親也無定在則墓亦何非其所在始死之設重也瓦缶也既虞而作主也
桑棗也土木之與人異類而不親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以為神必依有形者以麗而不舍也豈察形之所藏曾瓦
缶桑棗之不若哉墓者委形之藏也孫者委形之化也以為非其靈爽之故則皆非故矣以為形之所委則皆其體
之遺矣事尸之禮以孫為形之遺而事之如生乃於其形之藏而棄之於朽壤乎夫物各依於其類不得其真則以
類求之形之與神魂之與魄相依不舍以沒世則神如有依不違此也審矣孝者生於人之心者也神之來格者思
之所成也過墓而有哀愴之情孝生於心而神即於此成焉且也是形也為人子者寒而溫之暑而清之疾痛疴癢
而抑搔之事之生乎一旦而朽壤置之曰有尊形者在焉其情恕其道過高而亡賁莊也墨也皆嘗以此為教而賊
人惻隱之良雖為殷道自匪殷人何為效之哉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益於禮之中而不傷仁義百世
之後王者有作前聖不得而限之矣故曰喪與其易也甯戚執古禮以求合抑情以就之易之屬也情有所以不忍雖
自古所未有而必伸戚之屬也守章句以師古者又何譏焉

船山遺書

王沿山經史論

請道鑑論卷七

明帝永平三年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郡守入為三公循西漢之制也而尤不待內遷而速拔之以升其後刑穆鮑
昱皆以太守踐三公之位其重吏事也甚矣是道也以獎郡守使勸進於治理重其權而使安於其職則得也若以

善二公之選則有不貴於此者何也道者事之綱也天下者郡之積也即事而治之目與綱並舉而不可有遺即道而統之舉其綱而不得復察其目此郡守三公詳簡之殊也以郡守纖察必悉之能贊君道而攝大綱則瑣細而虧其大者多矣五方之政剛柔之性異於天饒瘠之產異於地一郡之利病施於百里以外則利其病而病其利郡守之得民也去其郡之病而與其利而民心悅矣遂以堅之於天下是強山國以舟澤國以車徒為病而或足以斃也然則郡守果賢固未可坐論清宮而平章四海况乎名之所自成實之所自損黃霸之賢且以鴻雀之欺為鼎足羞况不能如霸者而遽以宗社託之乎是則旦郡守而夕三公廟堂無庸大從容之化其弊也飾文崇法以傷和平正直之福非細故也明帝勤吏事而不足與於治道未可為後世擇相法也

宗均去極奔而九江之虎患宜其故易知也人與虎爭而人固不勝矣極奔者人所與虎爭之具也有所恃而輕與虎遇蹈危而不覺虎與人兩斃之術也均之令曰江淮之有猛獸猶壯土之有雞豚謂其繁有而不可使無也常存一多虎於心目而無恃以不恐則自遠其害推此道也以治民之姦可矣故其論治謂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姦亦以雞豚視姦而姦者詘與天下息機而天下之機息也文法之吏恃文法以與姦競而固不勝廉吏恃廉以弗懼於姦而姦巧以傷之惟其有情也而遂謂姦之不足防也挈大綱略細法訟魁猾胥不得至於公廷矣姦以病吾民哉均之所挾持者宏遠矣劉先主諸葛武侯尚申韓而蜀終不競包拯海瑞之慎疾尤其不足論者已

楚王英始事浮屠而以反自殺卒融課民盛飾以事浮屠而以劫掠死於鋒刃梁武帝捨身事浮屠而以挑禍樂殺亡其國邪說暗移人心召禍至烈如此哉浮屠之教以慈愍為用以寂靜為體以貪嗔癡為大戒而英融梁武好動嗜殺含怒不息迷乎成敗以召禍若與其教相反而禍發不爽何也夫人之心不移於迹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情量一移反而激之制於此者大潰於彼潰而不可復收矣浮屠之說窮大失居謂可旋天轉地而在其意量之中則惟意所規無不可以得志習其術者侈其心而無名義之可守且其為教也名為慈而實忍也髮膚可忍也妻子可忍也君父可忍也情所不容已而急絕之則憤然一決而無所恤矣又其為說也禁人之欲而無所擇於是謂一飲一食一衣一宿但耽著而無非貪染也至於窮極無厭流毒天下而其為貪染亦與寸絲粒米之貪同其罪報而無

差別則既不能不衣食以為物累又何憚於窮極之貪饕而不可為乎追持之則舉手揚目而皆在枯骨假之則成毀一同而理實皆可無礙心亡罪滅而大惡水釋暴逆凶悖無非夢幻泡影一悟而悉歸於空故學其學者未有不駭異以快於一遇者也梧桂一脫任期翔於劍鋒虎吻以自如一真法界放屠刀出淫坊而即獲法身操之極而繼以縱必然之勢也英何憚而不反融何恤而不掠衍何忌而不納叛怒鄰以驅民於鋒刃哉趙閱道張子韶陸子諱之不終於惡幸也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則已禍人家國矣

讓國之義伯義叔伯為昭矣子臧季札循是以為節而漢人多效之丁鴻逃爵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允矣而猶未盡也漢之列侯非商周之諸侯也古之諸侯有其國君其民制其治益與天子迭為進退者也君道也漢之列侯食租衣稅而無宗社人民之守臣道也君制義臣從義從天子之義非已所得制也古之諸侯受之始祖天子易位而國自如漢之列侯受之天子天子失天下則不得復有其封國非已所得私也何敢以天子之爵祿唯己意而讓之也且君子之讓國非徒讓其祿也叔齊之賢王季文王之德故伯夷泰伯以保國康民與王制治之道德勳名讓之若祿則已所不肖而可以非分之得汚弟為愛弟乎鴻弟盛而賢也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見也如其不能則亦溫飽以終身而已矣祿食者豈食豆羹之類也讓者小而受者魏商周之義惡可效之後世乎讀古人書欲學之而不因時以立義鮮不失矣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受列侯之封分祿以與弟斯得矣侯豈鴻所得讓者哉

史有溢詞流俗羨焉君子之所不取紀明帝之世百姓殷富曰粟斛三十錢使果然也謀國者失其道而民且有餓死之憂矣一夫之耕中歲之獲得五十斛止矣古之斛今終歲勤勞而僅得十五百錢之利口分租稅徭役出於此榻子食於此養老養疾死葬婚嫁給於此鹽酪耕具取於此固不足以自活民猶肯竭力以耕乎所謂米斛二十錢者盡天下而皆然乎抑偶一郡國之然而訖傳之也使盡天下而皆然尚當平糴收之以實邊徼以禦水旱而不聽民之狼戾然而必非天下之盡然也則此極其賤而彼猶踴貴富國者宜以次輸移而平之距使粟死金生成兩遺之苦乎故善為國者要常使不多餘於民以改其輕粟之心而使農日賤農日賤則游民商賈日驕故曰粟貴傷末

粟賤傷農傷末之與傷農得失何擇焉太賤之後必有饑殍明帝之世不聞民有饑死之害是以知史之為溢詞也雖然亦必有節國若此者矣故曰謀國者失其道也

廣陵王荆楚王英淮陽王延以逆謀或誅或削夫三王者誠任恃矣乃觀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覲大夫欲稱其賢而嘆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為相愛則明帝之疑忌殘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漢興居之弄兵狂逞也綏之無德教之無道愚昧無以自安而姦人乘之以告訐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非附會而增益之哉楚獄興而虞延以死延以舜之待衆者望帝意至深厚也而不保其生襄明曰公卿口雖不言而仰屬切歎則臣民之為寒心者多矣作圖讖事淫祀豈不可教而必極無將之辟以加之則諸王之寢棘履冰如睦所石者善不敢為而天性之恩幾於絕矣西京之亡非諸劉亡之也漢之復興諸劉興之也乃獨於兄弟之間致其猜毒而不相合聞睦之言亦可為之流涕矣身沒而外戚復張有以也夫

班超之於西域戲馬耳矣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取其君欲殺則殺欲禽則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蓋此諸國者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餘也萬里之外孱弱之表苟且自王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威而欺弱凌實掩亂其喙息以誇奇功超不復有人之心而今古豈稱之不益動妄人以為妄乎發穴而攻螻蛄入沼而捕鯢儻曰智之奇勇之神也有識者笑之久矣光武閉玉門絕西域班固贊其威德超固之弟也嘗讀固之遺文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遠實意殷勤之意而美其遠略則超與固非意異而不相謀也其言也如彼其兄弟相獎誣上徽幸以取功名也如此弄文墨趨危險者之無定情亦至此乎班氏之傾危自叔皮而已然流及婦人而辯有餘其才也不如其無才也

章帝
陳湯幸郵支之捷傳介子徽樓蘭之功漢廷議者欲絀而勿錄可矣介子湯無所受命私行以徽幸既以遂其所圖而又毀之則妄徵生事之風長而邊釁日開若第五倫之欲棄耿恭也則無謂矣恭之屯車師也實憲奏遣之明帝命之金蒲城者漢所授恭使守者也車師叛匈奴驕國之經年誘以重利骨以必死而恭不降車師之屯其當與否

非事後所可歸咎於恭也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死而不易其心斯不亦忠臣之操乎車師可勿也而恭必不可棄明矣倫獨非人臣子與而視忠於君者如芒刺之欲去體何也鮑昱之議是已然猶未及於先帝之命也山陵無宿草必疾而委其銜命之臣於原野怨怒君父以寄其忿於孤臣倫之心路人知之矣倫之操行矯異無孝友和順之天良自其薄待從兄以立名而已然是詎足為天子之大臣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者剛柔質文之謂也剛柔質文皆道之用也相資以相成而相勝以相節則極重而必改相制而抑以相生消息之用存乎其間非即有安危存亡之大則侯之三年而非需滿於是而孝子之心遂國事亦不以相激而又墮於偏明帝之明察誠有過者而天下初定民不知法則其嚴也乃使後人可得而寬者也章帝初立鮑昱陳寵急擢先君之過第五倫起而持之視明君若胡亥之慘而已為漢高皇帝聽而速改焉將不得復為人子矣人君當嗣位之初其聽言也尤不容不慎也臣下各懷其志於先君之世而或不得違先君沒積憤懣以求伸遂若魚之脫鉤而唯其洋洋以自得斯情也名為謀國而實挾怨對君父之心幸其死以鳴篋者也為人子者奈何以其殉之且君而尚寬弛與則人臣未有不悅矣君而尚嚴察與則人臣未有不怨矣故察吏治精者曩修刑典皆臣下之所大不利焉者幸先君之沒屬望於新君解散法紀以遂其優游噴有煩言無所顧忌立心若此而殉之以干臣民之譽過聽之病成乎忘親而可不慎哉明帝之過於明察也非法外而加虐劉如胡亥之為也盡法而無欽恤之心耳其法是其情則過其情過其法固是也即令大獄之興罹於囚隸者有迫待於權者焉章帝自得得意為節宣姑即事而貸之漸使向覺以待他日則先帝之失不章嗣君之孝不損而臣民之禁忌樂育亦從容調變以適於中無或驟釋其銜勤以趨於痿痺俾姦宄探朝廷之意旨以罔戒於存舟今陳寵之言曰湯滌煩苛之法帝之詔曰進柔良理冤獄皆唯亟反明帝以表異君若臣相勸於縱弛一激一反國事幾何而不亂哉故剛柔質文皆道原竝建而大中即寓其間因其剛而柔存焉因其文而質立焉有違者之所尚也懷忿懣而遽更張之如攻仇讎如救暴亂大決於一時求逞而不忘其弊也又相反而流以為天下盡為此說者佞人也明主之所放流者也此道不明唐宋以降為君子者矯先君之枉以為忠孝他日人更矯之一激一隨法紀亂明黨興國因以敝然後知三年無改之論

聖人以示子道也而君道亦其過焉矣

稱母后之賢至明德馬后而古今無異詞讀其詔若使人涕下者后益好名而巧於言者也建初二年大旱言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姦人邪說言之而罔所愧忌亦至此哉夫人不從上言之而窺上之心以為從久矣言者之無愧忌有致之者也章帝屢欲封諸舅后屢卻之受封已定復有萬年長恨之語人皆以謂封諸馬者章帝強為之非后意也乃后沒未幾奏馬防兄弟奢侈踰階悉免就國且有死於考掠者同此有司而與大旱請封之奏遞不相蒙也姦人反覆以窺上意則當之請封為后之所欲後之効治為章帝之所積憤而欲逞明矣是以知帝之強封諸舅陽違后旨而實不獲己以徇母之私也車騎之盛丁甯戒責而操國之兵柄討羌以為封侯地第五倫爭之而不克兵柄在握大功既建復飾恭儉以要譽此王莽之故智后所屬望於諸馬者將是在乎東京外戚之害遂終漢世而國繇以亡自馬氏始后為之也故言不足以徵心譽不足以考實馬后好后而名成工於言而言傳允矣其為哲婦矣哲婦之尤當時不覺後世且不知焉以欺世而有餘可不畏哉

論守令之賢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盡矣乎夫三者報政以優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賢未有能置焉者也雖然持之以為標準而矜之以為風裁則民之傷者多而俗以詭國亦以不康矜其清則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則察物也必細矜其勤則求物也必煩夫君子之清慎以和君子之慎慎以簡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無位外之圖於己不浼非盡天下而使嚴於簞豆也於令不妄非拘文法而求盡於一切也於心不逸非顛倒雞鳴之衣裳以使人從我而不息也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矣然而課政或有所不逮而譽望減焉名實之相詭久矣第五倫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務為嚴苦吏民怨議者反以為能謂此也使豫與協不銜其曲靡小謹勤勞之跡豈有予之以能名者欲矯行以立官坊而不學則三者之蔽民怨而俗詭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弦歌興而允為民父母豈僅恃三者哉

納諫之道亦不易矣君無爵賞以勸之則言者不進以爵賞勸之言者抑不擇而進故納諫難也抑有道於此士之有見於道而思以匡君者非以言辭爵賞也期於行而已矣故明君行士之言即所以報士而爵賞不與焉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此之謂與且未進言者繩君之愆而匡之則言雖未工而知其為忠直之士心識其人而以爵賞繼其後其失焉者鮮矣若夫所言者求羣臣之得失而抑揚之取政事之沿革而敷陳之其言允洵可行矣而人之賢不肖未可知也此而以爵賞酬焉則佞人雜進而賢者抑其言是矣其人非不肖矣因其言之不諱而置之左右使旦夕納誨焉上既唯言是取人且引言為己任而欲終其敢言之名於是吹求在位者無己而毛舉庶務之廢興以為言資將有事止於此而言且引之以無窮非姦而斥之姦非賢而獎之賢事不可廢而欲己之事不可興而欲行之荒唐苛細之論皆以塞言之責而國是亂故言者可使言也夫不可使盡言也可使盡言也不可使引伸為無己之言也斟酌之權在乎主心樂聞諫而不導人以口給爵賞之酬其可輕乎哉章帝於直言極諫之士補外吏而試其為非無以酬之而不引之無以涯之辯官守在而賢不肖抑可微焉庶幾得之

與賢者在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之法也雖然嫡子不必賢則無以君天下而保其宗祏故必有豫教之道以維持而不即於咎太甲顛覆典刑而終遷仁義以伊尹也乃夫人氣質之不齊則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革其惡者和嶠困於晉惠帝之愚而教且窮故漢元晉武守立適之法卒以亡國則知適子之不可教而易之以安宗社亦詎不可古之人何弗慮而守一成之例以不通其變乎君子所垂法以與萬世同守者大經而已天下雖危宗社雖亡亦可聽之天命而安之何也擇子之說行則後世睡寵嬖而易元良為亡國敗家之本皆託之以濟其私君子不敢以一時之利害啟無窮之亂萌道盡而固可無憂也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驥驎臣莫敢爭者幸而明帝之賢得以捨光武之過而法之不臧禍發於其世故章帝屢慶立肇而羣臣亦無敢爭焉嗚呼肇之賢不肖且勿論也章帝崩肇甫十歲而嗣大位欲不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終漢之世沖質彘吾解讀皆以童昏嗣立權臣哲婦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為而東漢無一日之治此其禍章帝始之而實光武始之也故立適與豫教並行而君父之道盡過此以往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又奚容億計哉

不測之恩威無常經謀略之士所務也謂足以震人於非所期而莫敢不服雖豈足恃哉張紆守隴西羌人及其首號吾首亂入寇追而生得之紆釋之遣歸己而迷吾寇金城紆與戰敗之迷吾將人眾詣臨羌納降紆以毒酒

殺之戰而獲則釋之降而來則殺之行以是為不測之恩威也於是而羌禍之延於秦隴者幾百年而後定一生

一殺不可測者如是也彼將何據以為順逆之從哉戰而禽禽而釋何憚乎不戰勝可以逞敗猶可以生也降而求

來而殺何利乎降降而必死不如戰而得生其不決計相尋於死關者鮮矣故恩威者必有準者也在已可白而在

物可信也感其恩者不逾畏感其者不可犯乃以服天下而莫敢不服尚勿輕言不測哉

西漢之衰自元帝始未盡然也東漢之衰自章帝始人莫察之也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王氏之禍非元帝啟

之帝崩而王氏始張竇憲之橫章帝實使之然矣第五倫言之而不聽貴主訟之怒形於言不須更而解周行竹黃

篤而送詔獄鄭宏以死諫知其忠問其疾而終不能用若此者與元帝之處蕭張宏石者無以異而元帝之柔柔以

己也章帝之柔柔以宮闈外戚也章帝滋甚矣託仁厚而溺於牀弟終漢之世頗越於婦家以進奸雄而隕大命帝

惡能辭其咎哉曹子桓曰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為長者於婦人姻婭之間脂韋嘯啞以解乾綱惡在其為長者哉范

煜稱帝之承馬后也盡心孝道乃合初終以觀之帝亦惡能孝邪馬后崩未幾而馬氏被譴有考擊以死者矣是其

始之欲封諸舅后辭而不得也非厚舅氏也而面柔於馬后之前而曲順其不言之隱也其終之廢馬氏於一旦也非

忘母恩也竇氏欲奪其權而柔於哲婦之前而替母黨以崇妻黨也於諸父兄弟弟柔也於牀闈柔也於戚里柔也於臣民柔也於罪咎柔也雖於忠直之士柔也亦無異於以柔待頑護者也柄下移而外戚宦寺怙恩以逞和安二帝無成帝之淫昏而漢終不振章帝之失豈在元帝下哉

明帝車駕駕出歷充并冀豫徐荆之域章帝踵之天下不聞以病告然天下亦惡能不病哉供億有禁親探有禁踐

蹂有禁能禁者乘輿也不能盡禁者從官也不可必禁者軍旅也臺隸也天下惡能不病也天子時出巡遊則吏畏

覺察而飾治治可舉矣乃使果有循吏於此舉大綱而緩細目從容以恭平治而廢者未能卒興且無以酬天子之

省視於是巧宦以逃責者抑將緣飾其末而置其本以徒擾吏民天下惡能不病也光武之明以立法二帝之賢以

繼治豈繫不念此而樂為馳驅以病民者何也光武承亂而興天下盜賊蠶起已亦錄之以成大業故重有疑馬真

以躬親閱歷補罅整紛而銷姦桀之心以是為建威銷萌之大計焉耳乃國用耗於芻蕘小民狎其舉動羌禍一起

軍興不給張伯路一呼不草澤數年而不解蔓延相踵垂及黃巾之起而漢遂亡盜賊橫行以喪天下前此夫有而

自漢始之然則厚疑天下而恃目擊定履以釋憂徒為召憂之媒亦何益乎有虞氏五載一巡守歲不給於道途所

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周 則十有一年王乃時巡歷三傳而昭王以死四傳而穆王以荒封建之世天子之治止

千里之畿則有暇以及遠五服 君各專刑賞之柄則遙制而不能然且非虞舜成王而利不償善況以一人統天

下而耳目易窮自非廓然大公推 以聽監司郡縣之治未有能消天下之險阻者也又況樂酒從禽遊觀無度如

順桓二帝之資以為口實哉 議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誰為此言 以貽禍於無窮矣劉劭力破浮議保護諸胡免於羌難羣胡悅從訓乃專

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動於穢悍淫而簡嗾息而畏禮法之檢束亦大化之流所易決而難防也古之聖王憂之切故正其氏族別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風俗維持之使若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於嚮化而利行之也廉恥存風俗正雖有不利而固不忍於禽行以不容於鄉黨□□八而雜處焉必且與之相市易矣必將與之相交遊矣浸乃與之結昏姻矣其衣其食其履處其男女益有與愚不肖之民甘醉飽便馳逐而相得者矣彼惡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踴躍捐與禽獸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則且詭為新奇大利於人情而非毀五帝三王之為贊疣然而疆力不若也安忍僥利不若也則君之宗之樂奉而率從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類而戴以德乘時之一人矣女異之釀也必擇其醜醜而去之惡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絕之惡其引樸子而昏淫也禍莫重於相引而相害者為輕害知禦引不知避也於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識遠矣其言曰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計之算杆禦北狄夫光武豈可謂之權哉倒置重輕而滅五帝三王之大經也孝和之世袁安任隗丁鴻為三公何敬韓稜為尚書皆智勇深沈可與安國家者也實憲之黨謀危社稷帝陰知而欲除之莫能接大臣與謀不得已而委之鄭眾官寺之亡漢自此始非和帝寵刑人疏賢士大夫之咎也微鄭眾帝其危矣接所自始其開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實憲緣之制和帝不得與內外臣僚相親而唯與閹宦居非憲能創錮蔽之法以鉗天子與大臣也其家法有舊矣三公堅持匈奴之議而不能違憲之討虜權輕則固莫能主也尚書郵書抗憲意而自殺則誅賞待命於權臣也西漢之亡也張禹孔光懸命於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光武弗知德馬厚其疑於非所疑者使沖人孤立於上而權臣制之不委心督於刑人將誰委乎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世疑之滅德其矣哉創業之世而委任大臣非僅為己計也英敏有餘攬大政於一心而濟之以勤可獨任矣大臣或有一二端之欺已而遂厚致其疑然其疑君子也必不信小人君子且疑而小人愈懼此言豈可以望深宮顯養中材以下之子孫乎八輔無權中主不勝其疑而代言之臣重代言之臣秩卑不得與坐論而親展坐則秉筆之官寺持權禍亂之興莫挽其流矣天下豈可疑胡獨不疑吾子孫之智不逮而暱於宴安也乎當其始也大臣與宦寺猶相與為二也朝綱立而士節未墮則習尚猶端而邪正不

相為借若袁安任隗丁鴻者雖憂時其能自效而必不攀鄭眾以有為事不求功不求成自靖以聽天而不假枉尋以直尺故鄭眾雖有成勞而尚存檢押迨及君臣道隔宦寺勢成大臣之欲匡君而衛國者且紹介之以行其志而後宦寺益張而無所忌楊一清因張水以誅劉瑾楊廷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賢則忠端之天臣不能絕內援以有為又惡能禁小人之媚奄腐哉高拱張居正之廢興一操於馮保之榮落上失其道下莫能自主禍始於東漢而流毒萬年不亦憐乎朋黨之興其始於實憲之誅乎霍氏之敗也止其族類之同惡者而不及其餘王莽篡而伏誅王閔其族子而免他勿論已實憲之即法也實憲實景郭璜鄧曼之同惡誅之可也宋繇以大臣而與比罪之可也班固之怙勢而橫竄之可也盡舉其宗族賓客名之以黨收捕考治之黨之名立而黨禍遂延於後世君子以之窮治小人小人即以此反噬君子一廢一興刑賞聽人情之報復而人主莫能尸馬漢唐以還危亡不救皆此之繇也可不悲乎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然則中材之可移者多矣無所慕而好善無所懲而惡不善中心安仁者天下之一人也出而欲仕仕而欲速非能擇惡而遠之抑非必擇善而思之也人主不能正於上大臣不能持於下授姦邪以奔走天下之柄陷於惡無抑內愧於心乎捐廉恥迷禍敗微一旦之利祿以蹈於水火仁人所哀矜而不以得情為喜者也錮之以黨而感之以窮年實繫有徒亦且聚族延頸待國事之非而乘之復起追其後也情盡積而善類之死生懸於其手而唯其斬艾國亡人而人亡國自臣子之送相衰王釀之而君亦且無如之何此抑可為痛哭者矣邪黨之隸附者戚里也宦寺也官闈也乃陳蕃之死以實武亦戚里也司馬呂范之貶以宣仁亦官闈也楊左之殺以王安亦宦寺也彼小人者亦何不可借戚里官闈宦寺之名以加君子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枉者直則直用之奚黨之有乎舜之所誅者共驩耳而告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中材之士不絕其利祿之徑而又滌除其僉佞之名亦何為不濯磨以自新邪張輔曰憲等龍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言憲懷伊呂之忠比鄧夫人於父母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顧其前後以此思之君失道於上大臣失制於前使人心搖搖靡定行不類言不顧心如飲之狂藥而貴其狂狂可惡而飲之藥者能勿疲乎君子當思有以處之矣定國者一人非天下之自能定也憤姦邪之馳騁快誅

死於一朝博流俗之踊躍其反也還以自戕而戕國樞機者戒其反覆任人之宗社曾愛鐵之不若而亟及亟覆以折之也

章帝命曹褒制漢禮不參羣議斷自上裁而褒雜引五經旁及讖緯以成之和帝之加元服亦既用之矣張酺奏褒擅制破亂聖術而廢之褒所定禮遂不傳於世亦可惜矣後之引讖緯以定葬典其說今聞見於鄭元如號上帝以耀寶魄之類誠陋矣若其雜引五經以參同異者初未嘗失而酺以專家保殘之學屈公義以伸其私說其不能通於吉凶哀樂之大用也庸愈乎秦廢三代之彝典制氏戴氏后氏僅傳其一曲而不可通之於他未可執也且即其存者而猶有不可執者焉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因者仁義之蘊中和之藏彝倫之敘耳夏殷周治法相仍而猶隨時以損益況都縣之天下迥異於三代者哉即以彝倫之不易者言之父子均也而漢唐無自出之帝不可強立王侯無社稷之守長子之喪不當上視君父君臣均也而今之於守據屬之於守今國相長史之於侯王生殺廢置統於天子令共之誼自異於三代侯國之臣兄弟均也侯王無國公卿不世孝登朝士農迭為典廢宗子不得獨尊支庶不得終賤夫婦均也同姓而婚姻不通乃同一姓而所出者異周齊楚鄭之各有王氏非本支也周宗之支周魯滕邢孟仲臧南固同姓也禁異出而不禁同祖非其本矣秦廢節婦而出妻再適不齒於人倫舅姑視父母以正家綱而答拜之儀且適驕其悍婦則彝倫之損益得五經之精意而無嫌於損益多矣他如覲聘之禮田獵之制相見之儀饋贈之節郡縣行之而情固不泯事固不治是必通變以審大則窮理以察物宜曲體乎幽明之故斟酌乎哀樂之原使賢者可就不可及以防淫辟以辨禽獸而建中和之極用錫萬民固必參五經之大義微言以出入會通而善其損益雖或有過焉可俟後之作者繼起而改之可勿慮也若夫專家之學守其故常執聞見而迷其精意亦惡足尚哉後之禮吾知其必有疵也雖然吾知其必有得也應劭答魯之傳語而不詳水滸之後更禮雜附而天道人事終於昏翳惜哉後之禮而傳也辨其失序其得考其異驗其同後之人猶有徵焉張酺以迂執之說致其湮沒是亦古今之大缺陷矣自來以後律呂毀而九宮之淫樂與冠冕廢而袍鞮之服濫九獻亡而酌酒之野祭行乃至郭守敬以介然之類明廢曆元而棄天紀徑以為直便以為利人之且淪於□□也悲夫

東漢不任三公三公因不足任上失御而下遂偷也劉方張奮亦有名譽自致大位矣乃於和帝之世因仍章帝之柔緩稍能有補所說為敢言者為梁氏報怨吹求實氏以迎帝之私情而已亂先帝夫婦之倫違嗣君寬恩之惡舍舊趨新犯神人之怨恫而樹援於后族是尚足為天子之大臣乎帝手詔曰恩不忍難善不忍虧三公讀此而不愧以死非人也夫當章后生存之日嘗景橫逆何弗一言匡救而必待后之死乃踐蹂之如斯其酷邪嘗替梁與而東漢遂大亂三公為宮闈如爭之吠犬而廉耻地固其人之不肖抑漢以論道之職為養蠹處優之餘食贊刑休戚不相共而無以勸之也則光武二法之涼不能謝咎矣

班超之告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宜湯俟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此後世將兵之善術也然以此而言兵者難矣嚴之則兵心離而無與效寬之則恣其驕暴而以病民故曰難也三代即民即兵井甸之賦師還而仍為鄉鄰將雖寬而兵自不為民害故師之象曰容民畜眾寬而無損也後世之兵出於召募類皆會酒嗜色穢薄淫亂之民容者所不能容畜者所不易畜也其不禁而兵民為害久矣然而三代之兵不敢暴於其國而諸侯相競於侵伐則出疆而斬木埋井停虜掠奪有所不禁後世所與出塞之士彌望而皆茅葦遂盜之兵所克皆為內地守法而不內侵則飢渴暴露生之不保而況有所利乎然則三代兵不毒民但不毒乎國中自而有餘還故後世之言兵者倍為難也無己則唯達其貪饕淫蕩之情重其饋餉推先酌酒優裕有餘而後可持法而嚴以馭之而民其不病矣乎乃將之嚴也尤惡其於名而邀士大夫之譽也有恤民之心而矜惠民之名法浮於情而足以召怨無恤民之實而徒銜清市德斬刈壯士以要盈廷之薦剌求兵之以驅命報斗臂之粟欲其弗為獸散也其可得乎故獲市井小民之歌頌者必潰之將也得學士大夫之稱說者必敗之將也多其兵而寡其食必亡之國也以名求將而不以功授將帥殿最之權於清議者必亂之政也厚以養之簡以御之弗與民雜處而殊之屯聚之於邊陲而與民相忘以安之庶幾乎民無所施其恩怨士大夫無所容其毀譽為將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而後兵可得而用也故曰難也

關異端者學者之任治道之本也乃所謂異端者說天地之經叛先王之憲離析六經之微言以誣心性而毀大義

者也非文辭章句度數沿革之小有合離偏見小聞所未逮而見為異者也六經當秦人之餘非漢儒則愈亡遂不可謂無功而專家以相競不可謂無罪善求善者樂取其所不及以徵所已及麗澤並行競流以相度越而滙於大川朋友講習之功所為取諸兒也見善而遷如風之下流如雷之相應而十朋之龜弗克違所為取諸益也漢之諸儒各有師傳所傳者皆聖人之道所散見也而習氣相沿保其專家以相攻擊非其所授受者謂之異端天子聽其說而為之禁不已陋與徐防位三公天子所與論道者也道論定而為天下則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說坐以不修家法之罪離析聖道錮蔽後起之聰明精義隱而浮文昌道之不一也幾何哉宋承其弊蘇王二氏之學迭為廢興而詖淫以逞延及於今經義取士各有師承塾師腐士拾殘瀆以為密藏曾不知心為何用性為何體三王起於何族五霸興於何世畫地為獄徹羅不解非是者謂之破裂文體因而狂迷之士請以雌黃帖括沈埋烟霧之

善言天者驗於人未聞善言人者之驗於天也宜於事之謂理順於物之謂理化化天也事物人也無以知天於事物知之爾知事物者心也心者性之靈也天之則也漢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驗於七政五行之灾祥順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揆私意以相附會而邪妄違天無所不至矣和帝之世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有司無以塞咎舉而歸之兄弟諸王留京師之應嗚呼天其欲使人主絕毛裏之恩蔑鞫子之哀忍伎以逞陽剛之威斂乎亡周者六國疆秦魯衛終安其分亡漢者前有王莽後有袁曹孫氏而先主猶延其祀亡魏者司馬亡晉者劉裕亡唐者朱溫又降而孤立無援類乘而滅之兄弟何尤焉當和帝時宗支削外戚張此正所謂陰逼天位離火下燬明夷之世也而顧責之天子僅有之兄弟讀和帝之詔有人之心者不禁其潸然泣下矣妄人逞妖誣之辭援天以制人主賊仁戕義而削社稷之衛乃至此哉夫日食有常度而值其下者愛其咎抑惟懲愆思過以避陰陽之沴及諸心徵諸事察諸物無往而不用其修省惡可以一端測哉雖億中不足取也況其妄焉者乎

安帝 湯帝附

司馬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吾於秦伯亦云三代以下不乏賢者而無與著賢者而民不興行世無

有師聖人樂善之心者也漢清河王慶其賢於秦慶之廢書帝之私也慶廢而安於廢母以誣死而不死恬然與和帝相友愛而篤其敬皇后復和帝崇梁氏之禮慶悲涕念母欲志作祠堂而守禮不敢言和帝崩立襁褓之子於民間而無所窺堂庶幾乎知命而安土以敦仁者乎當東漢凡兄弟以相讓為誼劉惔丁鴻皆閭東海王彊之風以起然而逃匿顛沛效伯夷秦伯而徇其迹則謂之好名非苛也慶從容於章和之世惔后之帝優游輦轂徐就藩封執臣禮而處之若忘德彌德志彌深禮彌謹行彌庸其不膺至德之稱天下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為心者慶之所為亦可謂民無得而稱矣東海王之安於廢也母氏固存而不失其尊養也然且山陽王荆假之以稱亂無抑彊有可乘之聞而荆乘之安帝以赤子臥天下之上而無有權慶以起者慶有以弭之也非彊之所能逮也唐宋王成器委順於元宗之世其近之矣乃元宗以戡亂之大功難嗣睿宗而若其自致成器固不敢于非若慶之以私愛相妨而坐廢成器雖不爭豈能望慶之項背乎三代以下未嘗無賢也人不知也殤帝天慶子祐終嗣天位人所不知天佑之矣

延平之詔曰郡縣欲獲豐稔之譽多張墾田競增戶口不媿於天不畏於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罪非幾乎仁者之怒矣墾田之不足為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無而思墾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寢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墾與吏雖竄不能奪也其不能墾矣吏雖勤不能勸也病而不甘食者慈父不能得之於子無亦防其強食而噎焉耳必欲勤之墾也則無如任其墾而姑不以聞之縣官也張墾田而民愈不敢墾欺天罔人毒流原野而田終以蕪國終以貧此孝宣之世竊循吏之名者禍之所延而貪君利之糾以罰而害其強乎若夫戶口之增其為欺謾者尤甚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爭民以相傾則以小惠誘鄰國之民而歸己國遂以強非四海平康之道也郡縣之天下生齒止於其數人非茂草灌木蹶然而生實於此者虛於彼飛鴻偶有所集長鳴更苦非可藉為土著也曷抑問所從來而知增者之為耗乎不然抑將析人父子兄弟而賦及老稚虐甚焉貪君以為利酷吏以為名讀延平之詔知章和之世守令之賦民以邀賞者多矣張伯路之攫棘矜而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教鄧氏家門非過遺鄧騰兄弟遺第皆實也宜乎其賢無以愈也然而聽政十年國用不足至於當爵張伯路起於
內羌叛於外三輔流亡天下大困非后致之而孰使然邪蓋后之得賢名者小物之儉約小節之退讓而已此里婦
之炫其修謹者也所見所聞不出閭閻其擇賢辦不自審是非度利害一唯瑣瑣細亞之是庸故任尚屢敗而不黜
一得罪於鄧氏而死不旋踵徙民蹙地唯鄧騰之意而人不能爭其尤伎害者杜根成胡世進歸政之諫而撲殺於
廷則擅國權私廢國於無名之費以空國計人不得而知者多矣張禹尹勳梁綰徐防張敏李膺司馬苞馬英皆以
庸劣之才取容鄧氏而致三公袁敞鈔錚而早不能容則崇佞替忠上下相蒙以釀亂而不自覺者多矣嗚呼后之
始立以賢名后之終總大政以賢者于愚賤之舉而盡隱於中蝕木不覺陰始凝而履霜亦孰知堅冰之至哉故樊
□賢者非良史之辭也事□□者非□□之節也司馬溫公歷鑒於漢唐而戴□□□以行其志佞者為之說曰毋
改子道豈非過乎

利之所在害之所與抑之已極其縱必其故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偽相感而害起屈伸利害之相為往復而防之於
早以無不利智者知之明也而庸愚不知者則立法以遠害不知則徇利以致凶利害之樞機在此矣永元之後
降羌布在郡縣為吏民豪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迎段禧之役徵發羌騎諸羌奔潰因結聚入寇而隴右三輔并益
皆殘殺破敗內亂乘之漢因以衰制之不早大變極而燎原屈伸必然之數也中國之智以小慧制戎狄戎狄之智
以大險覆中國中國之得勢而驕則巧以漁其財力戎狄之得勢而逞則狼以恣其殺掠此小勝而大不勝之固然
也役其力聽役矣侵其財聽侵矣債帥墨吏猶督豪民施施自得而不知腰領善整之早已在其鋒刃羸絡間矣制
吏民而使勿虐之者下策也貪得者幸快其須臾之意欲刑罰非所畏也或且獻其佞說曰何事苦吾民以異異類
如汲黯之言矣力可役財可侵大險之伏不敵小慧貪得者何知近取股掌而弗利之邪迨及變極而燎其利者
死骨已朽而後生食報於毒亦痛矣哉故王者之於戎狄暴則懲之順則遠之各安其所我不爾侵而後爾不我虐
旅葵之戒白雉之卻聖人之慮非中主真臣所測也

之氣王道之精微也而夷狄盜賊之主逞喜怒而不為之節則于天而傷民然其為義止此而已進忠賢者引之若
不及賞軍功者勸之使復效秋冬不舉萬一盡先朝露王者之心惻矣賢者功臣之心亦沮矣若夫聽訟斷獄易固
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留獄者法之所為大擾也留以俟秋冬而枉者直者交困於心而不能釋怨且肆是而深而
變計滋起矣且其留而待時也將拘禁之與微纒叢棘之苦劇於笞杖連連證佐浸以賄而游移其初心若縱之與
自如不免幾何而不通也故夫子取子路之無宿諾諾不宿獄不留矣唯大辟抵罪已定囚之以待秋冬緩死而不
拂天之和氣肉刑未除則官墨有重刀鋸不可及溫和之化王者之慎慎以此爾夫豈流刑使即三居扑刑旋施
教誠縱證佐於南敵省簿書於據史之謂哉月令非三代之書然其曰孟夏斷薄刑孟夏正陽之月也可以斷刑則
春夏之餘月可知矣魯恭之言有得有失言治理者不可不辨若响之仁緩之乃以賊之以是為順天而愛民豈
理也哉哀矜清問則四時皆春不徒以其文也

和安之世漢所任將者任尚也軍安得不覆亂安得不極也尚嚴急而不知兵見於班超之說而猶不備此章帝以
來歷三世而國事屢變當當盛尚則為憲之爪牙鄧騰與尚則為騰之心膂憲敗賓客皆坐而尚自若西域叛亂北
邊喪師漢法嚴矣而尚自若尚者一後世之債帥也平襄之敗死者八千餘人羌遂大盛而不可制尚翔翔漢陽者
三載坐視羌人之暴罰謫弗及復以待御史將兵於上黨還中郎將屯於三輔保祿位恬兵權而不懼尚何以得此
哉其蠶金帛以曲媚官闈戚里者可知矣然則其嚴急也乃以漁獵吏士而為納結之資也三輔殘國空升涼益
土死不收徙不復羌人力盡而瓦解尚乃起而與鄧遵爭功以死天極之也尚之誅也賊賊千萬以上憲與騰所為
護尚以檢其惡者任此左債帥之興其始於東漢乎而鄧騰之為漢蠹賊可知矣口聽政而內外交寇其所繇求
亦可知矣

盜賊之興始於王莽之世莽篡天下相師以寇攘而抑劉崇翟義以草澤起義先之未足開盜賊窺天之徑也張伯
路一起而清海九郡陷沒孫恩竇建德黃巢方臘李自成踵興而四海鼓動張伯路實為之嚆矢馬三代之威大權
任天子也已而在諸侯矣已而在大夫矣已而在陪臣矣浸以下移而在庶人矣郡縣之天下諸侯無士大夫不世

心於餘地者乎易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凡見可據者皆非據也游士炫其謀武人張其功後欲已之而不能故君子必慎乎其始之也

賴川杜根上書鄧后歸政安帝后怒撲殺之得蘇逃宜城山中為酒家保積十五年后死乃出或問以何不投知故而自苦根言發露禍及親故智哉根乎何也親故之能託生死者不易得也非謂夫叛而執之也為根之知交者應不至此也好義之心苟不敵其私利之情則其氣先餒好義之心與私利之情相半即不相半而不能忘其神必亂氣餒神亂耳目不能自主周旋卻顧示人以可疑則愈密而愈疏故義利交戰於胸者必交受其禍今有人於此而人或投之鄰里鄉黨不問焉者以適然聽之也唯大勇者為能以適然處變不然則如酒家之本不覺而固道然者也非此而不能矣嗚呼士不幸而處亂世不屈於邪而抑未可以死緩急固時有矣而不可不慎所依乎好苛禮而不簡者恤小利而形於色者多疑而好謀者貌應謹而勤小物者弔死問疾而多為容者皆不可依者也可弗慎耶處士之徵而不受命者多矣或志過亢而不知時者也或名高而藏其拙者也或覬公孤師保之尊而躐級以不屑小官者也吾於薛包獨有取焉包以至行聞盡孝友飭門內之修而已自盡以求仁而無矯異驚人之節初未嘗規畫天人謂己有以利天下也漢徵之而拜侍中非其事也固非其志也包曰吾以盡吾門內之修天子知我徵我以風示天下而德不孤矣吾未嘗有匡濟之心而何用仕為異以知其然也以包之所為皆循循乎父子兄弟之間非翼樞郎韻藻蓋窺測天人舍己而求諸人者比也而漢之授以侍中抑非其道侍中者出入諷議之臣也當安帝之世外羌戎內盜賊外戚阿母宦寺交相煽構此大人搏挽幹運見功之地而包之志略固不及此非天下有不可為之時而非包敦篤修能所堪之任也則漢任之固不以其道矣善處包者使分司徒之教職而任之庠序則得矣不則使治一郡以興教化撫貧弱救其潔己受物之德治績樞焉如之何以侍中任之邪包之以死乞免度已量時之道允協矣豈志元名高薄小位而觀公孤者類哉龍有潛也有見也有亢也孔子知不可而為聖人之亢也伊呂之與大人之見也包之終隱君子之潛也潛者非必他日之見也道在潛終身潛焉可矣

安帝之不德豈至如昌邑王賀之流悖哉立十五年矣鄧后寵平原王翼欲廢帝而立之杜根請帝親征而撲殺之視天位如置碁任其喜怒石之惡烈於曰武矣伊尹之放太甲未嘗他有據立示必反之也昌邑王之不可一日為君霍光之不幸而又幸得宣帝之賢也且昌邑既廢始求宣帝於民間未嘗據拔宣帝而後廢昌邑也鄧后以婦人而輔以碌碌以鄧騭子奪在手唯意所授潰大倫玩神器君子所必誅勿赦也鄧后死王聖李閭乘權而亂政殺安帝之不君可謂后之先識而志安社稷乎乃抑稽聖聞之得以蠱帝而逞者誰使然也十五載見郊見廟之天子不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鳴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誰依邪易位之慘辱與死接踵自非上哲反己自彊以潛消內釁則免己於死而固其位奚暇擇阿母宦寺之非而不以為恩哉宦寺之終亡漢李閭江京始之也而實鄧后之反激以延進之也

建元中守相坐賊禁錮二世劉愷以謂惡惡止其身春秋之義請除其禁將平之論也抑書曰刑亂國用重典從重以挽極重之勢施之亂國亦詎不可哉人之貪墨無厭罪苦不恤者豈其性然抑其習之浸淫者不能自拔也身為王臣已離飢寒之苦而漁獵不已愚之不覺何至於此田廬藏珠玉飾第宅侈婚嫁潤及子孫姻亞族黨豈稱弗絕則相尚以迷雖身受歐刀而忘之矣妻妾子女環嚮以相索始於獻笑中於垂泣終則怨譎交加而無一日得安於其室則自非卓然自立者且求微纒叢棘之不加於身勿甯他日之繫項伏鎖以偷免於旦夕也一行為吏身而子孫之僕隸驅使死辱而莫能逃乃伏法以還彼且握爵銜憲施施自得不復憶祖父之慘傷嗚呼辱者內偏於淫威甚於國憲亦可大矜也已故貪墨者其人也所以貪墨者其子孫也拔本塞源施以禁錮之罰俾得謝入室之徧謫亦詎不可哉為子孫者雖攤肥其立而士類弗齒即甚不肖忘情仕進然世曹恥與為婚姻人士羞與為朋侶守令可持法以相按治仇怨可抗顏以相報復則子孫先忱妻妾內憂庸謹之夫亦可藉手以寬怨於百姓則非但弭生民之姦賊且以旌別善類曲全中材而風俗亦繇之易矣惡惡止其身非此之謂也三代世祿士不憂貧雖貪而無為子孫計者先世之澤不可自一人而斬也

治天下之綱紀非徒以其名也其實在其名雖易綱紀存焉其實在其名存獨爭其名蓋哉宰相之任唐虞之百揆合於一周之二公分於三其致治者非分合之為之君正於上而任得其人也其合也位次於天子真分也職別

於專司然而雖分必有統之者以合其分要因乎上所重而天下之權歸之天子乎以一心而躬親重任唯待贊襄則一也自漢以後名數易而權數移移之有得有失論者舉而歸功過於名夫豈其名哉標之者之失其實則未繇以治也西漢置丞相而無實權移於大將軍故昌邑之廢楊敞委隨而生死莫能自必東漢立三公而無實權移於尚書故陳也因其策免三公上書力爭言選舉誅賞不當一絲尚書兩漢之異丞相相合而三公分然其權之上移於將軍下移於尚書同也晉之中書監猶尚書也唐之三省猶三公也宋以參知分宰相之權南宋立左右相而移權於平章永樂以降名為分任九卿而權歸內閣或分或合或置或罷互相為監而互相為因若其所以或治或亂有非此也不擇則望輕心不字則事礙天子不躬親而旁撓之者非外戚則宦寺也使大將軍而以德選則任大將軍可矣使尚書中書而以德進則任兩省可矣丞相三公其名也唐虞殷周不相師也德權委而分任於參知下移於內閣惡在參知內閣之不足以擅權而懷姦也上移於大將軍而僅以寵外戚下移於內閣而實以授宦寺豈其名之去之哉實去之耳天子不躬親而日與居者婢妾之與奄腐不此之防徒以虛名爭崇卑分合之得失亦未矣為公輔爭名不如爭實其爭實也爭權不如爭道非勵情親政而慎選有德皆末也發感守心而翟方進賜死地震而陳策策免其時獨無天子乎

周之進士也雖云鄉舉里選而必貢自諸侯與卿大夫非諸侯與卿大夫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己而大夫執政士之仕也必於大夫非大夫未有能達於諸侯者也漢之辟召自州郡公府非州郡未有能達於三公者也非三公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魏晉之選舉中正司九品之升降非中正未有能達於吏部者也隋設進士科而唐以下因之益以明經學究童子諸科與大學上舍之選舉校歲貢之士逮及任子掾吏皆特達而登仕籍士無不可自達於天子而猶有依附權門失身匪類墮其名節者此尚何所委咎哉周末之政在大夫也聖門之賢元志陋巷顏閔而已冉有之失身季氏子路之失身孔悝夫豈有展衛之可終而趨邪僻哉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無耨耨之隔則阪田雖確而不能已於蕪蕪故自隋以上清直端潔之士限以地迫以時失身於薦辟之匪人而不免於公論之彈射士之不幸也古之不令若也楊伯起之剛方而譖之者以鄭氏故吏為其罪非鄭氏辟震而震不能辭時使然也崔瑗

之持正欲說閻顯立濟陰王不能見顯因陳禮以進說禮不代達猶以顯累終身被斥瑗受顯之辟召而不能辭時使然也夫二子皆有求路不可登之節而浮雲之翳白日滅輝自非整龍屈蟠學顏閔而終潛德遭世末流亦將如之何哉後世貢舉法行舉主門生雖有不相忘之雅而一峯之於南陽念菴之於江陵抗疏劾之而不以為嫌然且有別託蹊徑以呈身邪黨者使當晉漢以上其不為郝慮賈允之躬任絀逆者幾何也覽伯起子玉之始終為之深悼而士可以不恤其身哉

人之至不仁而欲賴以為寵人之至不祥而欲附以為援天下之至惡成天下之大惡終陷天下之大刑其能免乎人主即至愚且忍未有不欲其子為天子者也其或有所廢者必有所立類皆私嬖私孽私孽而棄亦授於其子安帝僅一子爾豈無孽妾年甫十歲性猶婉順而惑於宦寺忍棄之鍾下而不恤己之無苗裔此誠古今之至不仁者矣奄人之崇惡也毒甚善類攻異己以行私爾即至傷及元良如伊戾趙高之為亦陰有攀附仍不舍其君之子而但逞於一時王聖江京樊豐之瑣瑣懷忿於王男邪吉而怨及國本吾君僅有一子而敢推折以瀕於死亡此誠天下之至不祥者矣而歌實無知喪心失志徇至不祥之人行至不仁之事感古今至愚至忍之安帝賴其寵祿而附險毒之奄妾以為援帝死未嘗先死於閻顯之手與聖豐而俱燼嗚呼不可與為父子者必不可與為君臣不可與為君臣者必不可與為朋友賢也顯也京也豐也歧首之蛇還自相噬而閻后亦因以斃按順帝雖納周舉之諫后雖崩其死於見迫可知史雖言之早不仁之尤不祥之甚未有能終日者也劉授劉惠馮石之為三公緘默不言辱人賤行身遠

鉄鉞而取心湯然矣

讀通鑑論卷八

後漢順帝

惜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無臣誠有不世出之君矣豈患無臣哉所謂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下可與為善而庸庸之臣無能成其美而遏其惡也則順帝是已帝之廢居西鐘下也順以全生羣臣不忌非不智也安帝崩不得上殿親臨悲號不食非不仁也孫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一上殿爭功而免官受封不使終持國政非不斷也諫虞詡之諫逐張防聽李固之言出阿母任左雄之策清吏治非不明也甄英黃瓊郎顛公車接軫納翟璜之說廢拓舉宮非不知務也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張九齡之節韓琦之忠姚崇杜黃裳之才清本源振綱紀以納之於高明宏遠之途漢其復振矣乎而桓焉朱寵宋儀之流皆衰病凡全無生人之氣塗飾小康自寡其過不能取百年治亂之大端謹持其幾而左雄虞詡因事納忠之小器遂為當時之傑區區一龐參為時望所歸乃悍妻殺子於室而不能禁本已先缺而求物之正必不能者蓋廷物望遠爾歸之則其時在位之人材概可知已帝德不終而漢衰不復良有以也夫豈天於李漢之世吝於生才哉才焉而不過其用焉而不盡其才者多矣而其故有二推之激之成於女謁宦豎僉人之持權者則一也女謁宦豎僉人互相起復此敗彼興而要不出於其局其權焉而不克振者仰雖憂國俯抑恤己清謹自持苟祈免於清議天下向之為重而不知其不足有為也則恒焉朱儀之流是已近世葉福清其激焉而為已甚者則有二焉一則憤嫉積於中而抑采草野怨讟之聲以求快於愚賤事本易而難之禍未至大而張之有聞則起有言必諍授中主以沽直之譏而小人反挾大體以相難則李固陳球之徒是也近世陳球一則傷宿蠹之未消耻新猷之未展謂中主必不可與有為李世必不可以復挽傲岸物表清孤自獎而坐失可為之機則黃憲徐穉陳寶袁閔之徒是也無跡以下激而爭者詳於小而略於大怒端之水不可以行巨舟激而去者決於棄世而忍於憂天環堵之光不可以照廣野嗚呼若是者皆非不可康濟之才而不終其用由來久矣豈一旦一夕之故哉故雖有可與為善之君而終無與宏獎而利成之也悲夫大權移於女謁宦豎僉人則主雖明臣雖直相推相激以貽宗社生民之禍不可謂無君抑不可謂無臣而終不可謂有臣也此古今敗亡之所以不救也

言有似是而實非者馬融之對策是已行其說不足以救弊而導其說則足以盡人心毀仁義而壞風俗融憂民之不足而言曰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漢之季世豔后尸政寺人阿母窮奢極侈以蠹國私人墨吏橫行郡國以吮民之貧也豈婚葬之廢之哉融不避言而嫁其罪於小民區區未殄滅之孝慈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其他日附權門而獻頌擁絳帳而縱欲皆此念為之也婚葬者人事始終之大故記言曰先王重用民財而重用之於禮其以獎仁厚崇廉耻之精意豈偏夫陋人之所知哉昔者殷之且亡也昏姻之禮廢浮僻之行逞茅束死廣可以誘女而文王憂之闕雎之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盛禮樂以宜淑女也肅雍之車禮如桃李豈不節而樂以淫乎宗廟門之廉隅防野合之濫觴故雖梅標盈筐而不憂其失時以失時者無損於歸妹之愆期而懲到羊無血承筐無實之無攸利也若夫喪祭則豈君之忍禁其民之忍背死以求財之足者乎家貧而厚葬非禮也喻賢者以俯就使無以不備物為哀而傷其生也士之祿入亦薄矣而士喪禮之所記衣衾終綉茵抗席殷奠二虞之盛不以貧而殺焉唯夫羸政之後窮天下以役驪山故漢文裁之以儉以紓生人之急然天子之儉也自不至於至親膚而傷人子之心若士民則固弗禁也墨氏無父而桐棺之制戾寡恩以曠民於利孟子斥之為禽獸矣罔極之恩終天之一日此而不用吾情何所用吾情者融不生於空桑而欲蔽錮人子之惻隱各餘財以蓄妻子融也其能免於鳥獲之誅乎嗚呼此說行而禽獸食人人將相食其伊於胡底也昏及時而奪禮則贅婿不知耻而年未及期者且配非其類以啟淫亂葬欲速而趨簡則旦在堂而夕在野委骸荒崖而野火狐狸灼鬻其未冷之骨其極也競相室而鬻色以自肥惑術士之言而焚封枯骸以邀富貴利心一逞何有終極不知先王斟酌質文而輕財賄以全天性之至教為不可及也融也固名教之罪魁無足數於人類者也其何誅焉

善用天下者恆富有餘以待天下而國有餘威民有餘情府有餘財兵有餘力叛者有餘畏順者有餘安不善用之小警而大震之以天下之力爭一隅之勝自雖其勝也以天下而僅勝一隅非武也疲天下而搖之民怨其上非情也民狎於兵而玩兵非所以安之也區鄰之亂九真交趾之小警而在廷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討廷無人矣微李固之深識任祝良張喬以單車而收萬里之功漢其危哉唯遣吏循撫而不加之兵將使九真交趾之人曰吾之於中國有蝨蚋之嘬也置我於不足較而姑使費二千石以綏我也不軌不順而僅與二單車之使抗吾其如中國何哉將使中國之人坦然無疑而私相語曰九真交趾猶蝨蚋之撮也一使者單車折之而已款服矣天下固自定也無有能權之者也使策驚思遠之人無所施其技擊之勇無所施其機變之巧知弄兵而矜智勇曾不如單車一使之從容而折萬里之衝也將使單車一使之威伸於萬里則浸假大臣彈謀於廷大將奮揚於外抑不知其蕩滌之功何若而天子之德威赫赫如是則即有權奸亦無敢生其心以嘗試故九真交趾戢耳以聽命而天下晏然嗚呼萬雄之初起未必即散小視天下而睥睨之也彈天下之力與爭勝敗於一旦而萬雄之膽乃張中國之情曰芥天寶之亂始於雲南之喪師宋盡心力於西夏而女真測其往弱一良吏制之有餘者合天下震驚以不足以瓦注者以金注未有不自亂者也播州之巢穴初空奢蘭之連兵遽起朝鮮之救兵甫旋遼瀋之嚴闕早失廷無人而貪功者挽之無餘威無餘詐矣悲哉

梁商之策匈奴曰良騎夜合交鋒決勝夷狄所長中國所短乘城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長夷狄之短馬續從其教令而右賢王力屈而降此萬世之計謀也佛狸之彊而不能拔肝胎完顏亮之眾而不能渡采石其衰可待躁者不能待而自敗耳故楊曰王曰之罪死不償責也若夫驅除之於極盛將衰之際則又有異焉守位者人也取人者財也金粟足以相贍而後守可以繼彼雖衰而猶承極盛之餘則彼且倚金粟之餘以困我與之相守而固不敵則潰敗也必矣主者利於守客者利於攻主客無定在因具時而遷負湯平天下之大畧者尚其審此哉

張綱單騎詣賊壘諭張嬰而降之言弭盜者侈為美談楊鶴陳奇瑜熊文燦遂慕其風而禍及宗社嗚呼孰知綱之為此為梁冀驅之死地迫於弗獲已而姑以謝一時之責者乎綱卒未幾而英復據郡以反勝撫斬之而後絕綱何嘗能弭東南之盜哉且嬰降而馬勉華孟相繼而騰起滕撫追剿淨盡而江湖始甯則撫盜之為盜固審矣吾民也小不忍於守令之不善稱兵以抗君父又從而撫之勝則自帝自王而以其意敗則卑辭薦賄而且冒爵賞之加一勝一敗皆有餘地以自居而不失其尊富樂滑者何所忌而不盜也南宋之諺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且逆計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勸之盜而孰能勿盜邪夫失業之民隨樂滑所誘脅一俘殺之也誠有所不忍蠶其渠魁

而藉其黨以為邊關之成卒則於全其死命已不傷吾仁矣而使仍居其故地則豈徒渠帥哉夫業之民一染指於潢池而鄉黨不齒田廬不保欲使之負耒而為戢順之民亦終不可得是甯以撫求其永綏哉改紀暴政慎擇良吏而飭之以寬恤以安未亂之民而已亂者非可旦夕使順也弭盜者慎勿輕言撫哉均是撫也視良張喬用之交趾而定張網用之廣陵而盜益猖其術同而效異者則又有說靈夷之寇邊鄙進為寇而退自有其田廬之可居姻亞鄉閭之可與處則斂戢以退而固不失其所撫之斯順矣生中土為編氓一行為盜反而無以自容使游泳於非逆非順之交翱翔而終思矯翻抑且弭之秦之寵而榮之望其悔過自懲而不萌異志豈能得哉張綱者以緩梁冀一時之禍而不服為國謀也何足效哉

桓帝

順帝崩冲帝瑒帝皆李固兩欲立清河王蒜而不克然與蒜而俱斃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伊尹周公相湯武以取天下位極尊任極重而所戴以立者太甲成王皆適家宜立而無容異議者是以不順之徒毀室之黨撓之而不敗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則此一人者伊尹周公所不敢任而李固安能必也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以為擇賢而戴之也者曰吾所擇者賢也蓋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譽毀而移焉忠奸互角視權之輕重為憑藉而授者常勝固之言曰天下得人乎固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持所擇而授之以天下身為人臣而可云為天下得人乎固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持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感立己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夫其漸積使然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諸呂誅惠帝子廢舍齊王而迎立代王者周勃也昭帝無後昌邑廢而立宣帝於民間者霍光也夫二子所擇者賢而二子無姦心則得矣然此豈可以為後世法哉且勃立文帝而帝自送之曰鞅鞅非少主臣光立宣帝而駟乘之日帝若亡刺則二子危而漢以安非然者跋扈之言出諸口而鳩毒已入其咽故為人臣而以為天下得人者為己任雖伊尹周公勿敢任焉而况李固乎自禹以後傳子之法定無子而以次相繼為母后者不敢擇也為大臣者不敢擇也庶支無觀觀之心外戚奄人無板援之望則雖得之不令而亦唯天所授非臣子所敢以意為從違故劉子業之凶淫而沈慶之

有死而不敢廢也者無所容其忠姦者無所容其姦然後權臣不能操天位之取舍以與人主市宋仁宗之立英宗高宗之立孝宗人主自擇之此則可謂為天下得人爾先君無前定之命嗣子無豫建之實則如楊廷和之迎興邸順次而無敢擇馬可也廷和行其所無事而世宗曰以門生天子待朕亦鞅鞅芒刺之謂矣然廷和危而天下安固欲為天下得人而有擇焉惡足以敵梁冀之結奄人掩母后以備具邪心哉漢法不善而固無能自善於人臣之義固爭愈力則桓帝之感冀愈深而冀之惡愈益卒與蒜而俱斃也哀哉

孟德諸葛武侯劉先主決行之於上君子之道誅刑名之術進激於一時之詭隨而啟百年嚴酷之政亦列矣哉司馬溫公曰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斯不易之常道是言也出於左氏疑非夫子之言也夫嚴猶可也未聞猛之可以無傷者相時而為寬猛則矯枉過正行之不利而傷物者多矣能審時而利用之者其惟聖人乎非激於俗而毗於好惡者之所得與也若夫不易之常道而豈若此哉寬之為失非民之害歟吏以寬而民之殘也乃其漢之季世取委其德焉馬駘其街四牡橫奔皇路傾險者豈民之遽敢爾哉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鉗天下而任貪人於郡邑使虐劉赤子而民日在繁霜積雪之下哀我憚人而何忍言猛乎嚴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民之緯也並行不悖而非以時為進退者也今欲矯衰世之寬益之以猛瑣瑣之姻亞仇仇救救之富人且日假威以威其貧窮然而不激為盜賊也不能猶且追咎之曰未當東氏以猛也惟憚之餘推折無幾矣故嚴以治吏寬以養民民無擇於時而並行焉庶得之矣而猶未也以漢季言之外戚奄人之族黨肆行無憚是信刑罰之所不赦也乃誅強以快一時之眾志陽球用之矣范滂張儉嘗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亂而不可止然則德教不興而刑罰過峻即以施之缺民諷國之姦而勢且中潰是乃曰德教除殘猶以梁肉治疾宜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為政也無德其道民也無教寬則國敝而禍緩猛則國競而禍急言治者不反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中於百年申韓與王道爭衡而猶勝鄙哉是也其以戕賊天下無窮矣且夫治病者而恃藥石為壯而有餘偶中乎外邪者言也然且中病而止必資梁肉以繼其後若夫衰者羸弱而病在府藏者禁其梁肉而攻以藥石未有不死者也當世之季葉元氣已溲洩

而無幾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尚欲操石橋五毒以攻其標病乎智如孟德賢如武侯而此之不審夫其欲以

此時刈子遺之除氏乎夫獲寶者名百草欲衰而鷓鴣為之先鳴乎

張奐卻羌豪之金馬而羌人最服為將者能不受賊餌以受斃於賊者鮮矣豈特中國之盜賊哉敵國之相攻疆夷

之相偏而未嘗不應賄以餌邊將故或以孤軍懸取危地而蠻國自安朝廷誇其堅悍有制寇之勞力不知香火之

誓儲問之往還日相酬酢而人莫之覺也其甚秘其文飾甚密迨其後知受其餌欲求其拔而莫之能免夫為將

者類非潔清自好獨行之士其能如奐之卓立以建大功者無幾也而朝廷何以制之哉中樞不受賄以論功司農

不後時以吝饗天子不吝賞以酬勞度有瘳乎唐高祖不與突厥通則師不可興石敬瑭不與契丹為緣則反不能

速即不爾者嘗國而貪盜賊夷狄之也宜為武人相傳之衣鉢能無敗亡乎

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謂夫疑可與言而固不可者也故其咎也失言而已未足以裁及其身若夫虎方噬

而持其爪蛇方螫而禁其齒非至愚者不為然而崔琦獻歲于梁冀之怒乃曰將軍欲使馬鹿易形乎其自貽死也

更誰咎哉夫冀仰不知有天上不知有君旁不知有四海之人內不知有已哉君專殺為虎視而亡賴是可箴也

是虎可持之無噬蛇可禁之無螫也琦果有忠憤之心暴揚於廷而與之俱碎漢廷猶有人焉而以責備賢者之微

詞施之狂狡何為者也冀之為冀如此而已矣藉其為王莽與則延琦而進之與溫言而誘使忠已琦且為楊雄劉

歆身全而臨惡益深矣故若冀輩者弗能誅之望望然而去之可爾以身殉言而無益於救且不足以為忠直也則

謂之至愚也奚辭

桓帝之誅梁冀也一具瓊制之而如擒鼠於窠冀亡賴于耳誅之也其易如此然而舉國無人帝不得已就唐衡

而問中人李固杜喬死君孤立於上以聽狂童之驕橫若胡廣之傳固不足道乃舉國而無深識定力之士亦至此

哉嗚呼劉瑾之誅也非張永不能魏忠賢之誅也發其惡者一國子生而已豈盡其威劫之乎懸利以重士大夫之

心而如霜原之草藉精使使而無生氣國不亡也何恃哉易曰臧器於身待時而動故乘高墉以射隼而無不獲誠

篤其忠貞乎莫待單超等之鋤冀而後揚王庭以呼號也能勿媿焉否也

徐穉妻肱袁閔章著李曇魏桓微而不至非忘世也知亂之未訖也桓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

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知本之論也梁冀之橫也人知病冀而已矣冀誅而天下遂若沈疴之去體黃瓊為太

尉陳蕃為尚書令范滂按察冀州無知者想望新政嗚呼冀之死生為足繫漢之存亡哉冀之誅殆痼疾之得汗而

而解也伏邪在桓帝之膏肓而內豎之以鳩而攻也天下無能知者瓊與蕃且不知而況冀輩之望影以對語者

乎以桓帝為君而漢無可復為之理勢其本挽其末乍正而傾愈疾故權奸之極非必國之福也況乎帝之誅冀為

鄧香之妻報其登屋之怒而非以其貪濁枉殺之凶於而國哉然則陳蕃之薦五處士為不知時而妄動乎曰此未

可以責蕃也蕃既立乎其位矣苟可以為馬則庶幾於一當植正人於君側君其有悛心乎亦臣子不容己之情也

然而固不能也故五子者愛道以全身斯可尚也

亂政不一至於賣官而未有不亡者也國紀盡民之生理亦盡也古之天子雖極尊也而與公卿大夫士受秩於天

者均故車服禮秩有所增加而無所殊異天子之獨備者大裘玉輅八佾宮縣而已其餘且下而與大夫士同昭其

為一體也故貴士大夫以自貴尊士大夫以自尊統士大夫而上有同於天子重天之秩而國紀以昭秦漢以下卿

士大夫車服禮秩絕於天子矣而猶不使之絕也舉之以行進之以言教之以功時復有東帛安車之徵訪之以道

未有不亡者也禍始於桓靈毒流於獻帝日甚一日求如前漢之末王莽篡而人思漢不可復得矣石虎高洋之國
貧而用汰不周也唐僖宗之猥賤宋徽宗之驕奢皇甫鏘裴均之牟利蔡京費似道之散法不周也孰其繼桓靈而
自亡者也

中人監軍自馮緄之請始也夫緄亦惡之蟻穴之決而汜濫迄於千載乎緄之請也以將帥出師官多陷以折耗
軍資而誣孤子罪使與焉則以箱其口而無辭以相傾然未幾而緄竟以軍還盜復起免官則其為此也何救於禍
而徒決裂防閑使內豎操閫外之權魚朝恩童貫盧受張蕤憲小以敗而大以亡緄之貽害烈矣哉漢至此已無可
為矣無往而非官官之挾持也南北軍之唯其頤指所僅存者疆場之軍政皇甫規張奐幾伸幾絀於官官之手而
猶自行其權藉於師中緄更引而受之以利器塞碩之為八校尉魁也孰嘗其肯祭而取必於人主以威中外循故
事以行之而道然矣夫漢事不可為矣竭其忠貞繼之以死亦何懼於誘譖不然引身而退耳防之愈密繼之愈甚
業已假監軍之權而生死成敗且惟其意旨他日者忠臣元老欲去之而不得緄胡弗思而懼禍之情長以倒行至
是卒推緄原而定罪首緄不得辭矣

漢之末造必亡之勢也而兵彊天下張奐皇甫規段熲皆奮起自命為虎臣北虜西羌新猷至百萬級窮山搜谷殄
滅幾無遺種彊莫尚矣乃以習於戰而人有憤盈之志不數十年矢石交集於中原其幾先動於此乎桓靈之世
士大夫而欲有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
有為惟擁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使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歸往閭王權閣抑資之以安居
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惟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大夫樂
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而漢以彊亡夫
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感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紆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維
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庸可殺而自相為殺自相殺則自相殺矣自相殺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
垂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富彊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於犬羊之噬擇漢末

之彊彊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論世者之所深悲也

仇香不致陳元不孝之罰感而化之香蓋知元之可化而不驟加之罰也非盡人之不孝者皆可以化元之道化之
也天下有道生養遂風俗醇無不順之子弟非其惻隱之性篤而羞惡之心不可泯也人率其子弟之常而已獨逆
焉則無以自容於鄉閭乃天下而無道矣羞惡之心不泯以亡者不數數矣仇香曰吾過元舍廢落整頓耕耘以時
此非惡人元不孝而於此奚取焉取其欲自錐鋒於鄉閭而羞惡之心有存焉者也夫孝者人之性也仁之所由發
也舍其不忍之真而求之於羞惡亦已末矣雖然苟其有羞惡之心則戢其狂愚徐俟天良之復而惻隱亦旋以生
情四支雖妻子侵以自愉於是而生人之氣乃絕故易曰小人不耻不仁不仁豈耻不耻之能辨存亡者哉於然
而甘於猥賤憤然而生其悍戾不見不仁之可耻而後天性終迷以不復故人之無良莫甚於有胸無心而不自極
者也而後教化之道窮仇香知此矣以其無情心也知其有恆度也知其不迷急取其羞惡之心而重用
之以徐俟惻隱之心生焉故元終以孝聞雖有聖人不能如無恥心者何也弑父與君皆介然蹶起忘亂賊之名為
可惡者也情四支雖妻子勢窮而逆施故先王之德教非不如香而設不孝之誅無如此無耻者何也殺之而已矣
巨奸之蠹國殃民而自伏其法不足以為大快於國之存亡無當也左棺自殺具環賤俟候賤非桓帝之能誅之非
楊秉之能取必於桓帝而誅之罪已踰涯自滅焉耳矣三凶去而宦官之勢益張黨錮之獄且起曾何救於漢之危
亡哉外戚滅宦官與大臣無事焉天子欲行其意以誅僭僞而大臣不與宦官除君側之奸事已顯著而後摘其罪
以請誅未有傾心而聽者故曰人不足與適也唯大臣為能格君心之非能之者有以能之者也無堅議定力為天
子除患則雖日陳堯舜之道而固視之如夢嚙漢之大臣道不足而與宦官爭存亡亦晚矣快一時之人情去三凶
而若拔牛之一毛不救其亡固矣

桓靈之世君道漸滅而人之諫之也亟探本以立論者唯荀爽乎當其時荼毒生民而椽棧正氣者無如宦官之甚
乃宦官之於人主亦何親而過信之且其聲音笑貌之無可悅者夫人而知厭惡之矣而人主昵之若乳子之依母
也何故非豔妻香婦之居閨則宦官之不敵士大夫久矣內寵盛而後宦官與宦官相倚以重溺君於晏寢

而視聽以衰付詔令刑賞之權於宦官而林第之歡始得晏閒於娛樂非然則聲音米色肥甘輕暖人主自可給其

欲而何藉此嘖笑可憎之刑人為邪爽之對策直斥而切言之女謁遠奪權自失矣故曰探本立論也
黨錮諸賢或曰忠以忘身大節也或曰激以召禍時行也言時行者發容容之福以墮士氣言大節者較為長矣而
猶非定論也人臣捐身以事主苟有裨於社稷死之無可辟矣暗主不庸護臣交構無所裨於社稷而捐身以犯難亦
自靖之忱也雖然太上者直糾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其次視大權之所倒持巨奸之為禍本而不與之俱生猶忠
臣之效也然一奸去而一奸興莫之勝擊也若夫瑣瑣之小人憑藉權奸而售其惡者不勝誅也不足誅也君志移
權奸去則屏息以潛伏而蕭條籠籠亦惡用多殺以傷和哉然其流毒於天下取惡於士大夫則瑣瑣者易激人怒
而使之不平賢者知之則以為不勝誅不足誅也乃諸賢之無所擇而怒無所恤而過用其刑殺但與此曹爭勝負
不已細乎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匡君之邪而不屈其節者也膺嘗輸作左校矣非以擊大奸而刑所擊者一無
藉之羊元羣而已既已拙於時而被罔則悔向之攻末而忘本以爭皇極之安傾夫豈無道焉所與仇直之流搏殺
以快斯須者一野王令張朔耳富貴張汎耳小黃門趙津耳下邳令徐宣耳妄人張成耳是何足預社稷之安危而
憤盈以與讐殺者邪侯覽也張讓也盤踞於桓帝之肘腋而無能一言相及也殺人者死而誅及全家大辟有時而
隨案即殺赦自上頒而殺人赦後若此之為倒授巨奸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語復辭揚王庭以祛禍本然則
諸君子與奸人爭與廢而非為君與社稷捐軀命以爭存亡乎擊奸之力弱而一鼓之氣易衰其不敵凶惡而身與
國俱斃無他舍本攻末而細己甚也直擊嚴嵩而椒山之死以正專劫魏闡而應山之死以光黨錮諸賢其不得與
二君子頡頏焉無他岑陞張儉之流有以累之也與

靈帝

桓帝淫於色而繼嗣不立漢之大事孰有切於此者靈武任社稷之重陳蕃以番番元老佐之而不謀及此桓帝崩
大位未定乃就劉儵而問宗室之賢者何其晚也況天位之重元后之德豈區區一劉儵寡昧之識片言可決邪特
建制天子之大權惟其意以為取舍得則為霍光失則為梁冀矣武以光之不學冀之不軌者為道社稷幾何而不

危欲自免於赤族之禍誰將能乎哉武也一城門校尉也非受托孤之命如霍光之於武也所憑藉以惟意而立君
者太后取宮闈外戚之禍梁氏之覆車不遠宦官安得不得以為名哉夫武也既不能及桓帝之時諫帝以立儲之
大義抑不於帝崩之後集廷臣於朝堂辨昭穆列親疏序長幼審賢否以與大臣公聽上天之命儵以為賢而賢之
武謂可立而立之天子之尊若其分田園以授亞旅而使治則立之唯已廢之唯已朱瑤惡得不大呼曰武將廢帝
為大逆而靈帝能弗信哉漢之亡也亡於置君而置君者先族武不蚤死吾不保其終也獲誅奪之名以使天下冤
之猶武之幸也夫

忠直有識之言亦無難聽也庸主其臣不能聽毀而家亡而國也誰其哀之靈武以椒房之親任立君之事雖梁冀
之所為雖心行之無邪與梁冀異而所為者亦與冀異別錄定策功封聞喜侯靈帝亦按冀之故事而以施之武盧
植說之曰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斯亦皎然如白日之光昆蟲皆喻於昏旦
而武不能用悲夫其自取覆亡也夫欲秉國均匡社稷誅官豎肅官常也豈不侯而不足以立功即庸臣之私利計
之榮其身澤其子孫抑豈今日不侯而終掩抑其大勳貽子孫以貧賤哉則盧植之說引而上之可以躋善世不伐
之龍德推而下之亦計功謀利者之勿迫求於一旦而致傾仆之善術者也而武不能且欲引陳蕃以受無名之賞
蕃固知其不可受也惜乎不知武之不足與共為社稷之臣也

靈武陳蕃殺而漢之亡必不可支矣陳蕃老矣而誅權豎安社稷扶進君子之心不為少衰惜乎不知擇而託於靈
氏也然則靈武其非賢乎曰武非必不賢而所為者抑賢者之道雖然武即賢而固不可託且吾不能保武之以賢
終也故重為蕃惜也武之可信為賢者以其欲抑官寺以獎王室且引李膺杜密尹勳劉瑜而登進之然此豈可決
其必賢哉單超之殺梁冀也尊黃瓊矣用陳蕃矣徵徐璜姜肱袁閎李膺輩著矣天下固嘗想望其風采而屬望以
澄清然則有所誅遂有所登進矯時弊以服人奸人用之俄頃而固不可信蕃已老靈武方內倚太后外受定爵之賞
而蕃又惡能保其終乎漢之將亡也天子之廢立操於宮闈外戚宦寺迭相爭勝孫程廢而梁氏興梁冀誅而單超
起漢安得有天子哉而蕃所托者猶然外戚也則授宦者以梁冀復起之名既無以正天誅而服受戮者之心且天

下亦疑外戚宦寺之互相起滅而不過有正故張英亦為王甫曹節所惑欲自被濯而終不免善之託武非所託也明甚然且以老成之識昧焉而不察者時之所趨舍是而無能為也嗚呼以三族之膏血爭賢姦之興廢社稷之存亡者豈易言哉不幸而無如砥之周道率繇之以行志則亦理怨於江潭山谷之間齋恨以沒焉耳臺釐之辨不審而事以大潰賢人君子駢首以死社稷旋踵而傾若以膏火火欲滅之而益增其燄者之志可哀而其所為亦左矣是以君子重惜之也

夫人情亦惟其不相欺耳苟其相欺無往而不欺法之密也尤欺之所藉也漢靈之世以州郡相黨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五之禁選用艱難而州郡之會集益無所忌司馬溫公敘叔向之言國將亡必多制若夫開國之始立憲法以防欺未即亡焉而天下之害積矣今之為制非教官及倉巡驛遞不親民者皆有同省之禁此漢靈之遺法也司馬溫公曰適足為笑誠然有可笑者名為一省而相去千里者多矣名為異省而雞犬相聞者多矣同省而聲聞不接異省而婚媾相連豈天限地絕一分省而遂不相及哉此適足為笑者也或為婚姻或相對治情相狎過相匿所必慮也而又奚必婚姻對治之相臨乎展轉以請託更相匿而互相報夫豈無私語密緘之足任已非婚姻已非對治矣藉手以告曰我無私也而交通請屬之無所憚此又適足為笑者也夫防之嚴而適以長欺既良矣若夫捐禁而鄉郡可守尤有利焉自賢者而言之南北之殊風澤國土國之殊壤民異利士異教選相治而見為利者或害教以正者或偏審土之宜以益民視習之趨以正士則利果利而教果教矣自不肖者而言之酷以墨者之無忌也突為其冠讐而翩然拚飛於千里之外無能如何也即罷斥以歸休而身得安子孫得免無餘慮矣居其土與其人俱當官則吏也歸里則鄉曲也刑罰科斂之加非以其止而鄉人可報之於數十年之後則惴惴焉一夫勝子不肖之情戕焉害亦有所懲矣夫王者合天下以為一家揭猜疑以求民之莫而行士之志法愈疏闊愈正不可欺者一王之法天理之公人心之良也而特區區之禁制也乎三代之隆也士各任於其國而民益親亡漢之律政奈之何其效之

嗚呼世愈移而士趨日異亦惡知其所歸哉靈帝好文學之士能為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樂松等以顯而蔡邕露章謂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奕其賤之也自隋煬帝以迄於宋十年而以此取士貴重崇高若天下之賢者無踰於文賦之一途漢所賤而隋唐宋所貴士不得不貴焉世之趨而日下亦至此乎夫文賦亦非必為道之所賤也其原始於楚騷忠愛積而排惻生以搖蕩性情而伸其隱志君子所樂尚焉流及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諷諫亦行乎其間六代之衰操觚者始取青妃白移宮換羽而為不實之華然而雅鄭相雜其不說於貞者亦不絕於世夫操觚者亦嘗從事矣而斥之為優俳將無過乎要而論之樂而不淫靡而不蕩則涵泳性情而滂滌志氣者成德成材以後滿於中而實於外者之所為而以之取士於始進道後學以浮華內遺德行外略經術則以導天下之淫而有餘故邕可自為也而不樂松等之輒為之且以戒靈帝之以拔人材於不次也由是言之士趨亦何嘗有異哉上之用之也別耳於是而王安石之經義雖亦未耳而不傷其本庶幾乎華實兼茂之道也元祐革新法而並此革之過矣若王荦錢福之淺陋陶望齡湯賓尹之卑陋則未流波靡而非作者之流也經義者非徒干祿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極道者也文賦者非幼學之習也志正學充傷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而志士崇業以單心亦可於此而奮所從矣

論為子為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何也若苞者無可為計雖君子亦不能為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戰為能死於官守苞與手刃其親者均也為此論者無入之心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鮮卑分符為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故至於苞而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通天之罪也為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以為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之方雖勞不辭雖死不輟而況於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武城人也所守則遼西也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躪之郊也胡為乎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也疆寇在肘腋之間孤城處斗絕之地秦衰老婦人以微倖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併命於危城苞雖死其可以道中心之刑辟哉或者其愚

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為之計當獨賊出母亦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劍以死委戰守之事於僮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

蔡邕意氣之士也始而以危言召禍終而以黨賊誅皆意氣為之也何言之曰合刑賞之大權於一人者天子也兼進賢退不肖之道以密贊於坐論者大臣也而羣工異是姦人之在君側弗容不擊矣擊之而吾言用姦人退賢者之道自伸矣吾言不用姦人且反噬於我我躬不闕而何容以累君子使猶安焉其猶有人乎君側也君子用而不任弗容不為白其忠矣白之而吾言用君子進奸人之勢且沮矣吾言不用奸人不得以奪此與彼之名加之於我而猶有所憚焉豈苟疾夫張顛倖璋趙玄蓋升之為國蠹也則專其力以擊之可耳若以郭禧喬元劉龍之忠而勸之以延訪也則抑迷其德以贊君之敬禮已耳而一章之中抑彼伸此若將取在廷之多士而惟其所更張者為國謀邪為君子謀邪則抑其一往之意氣以排異已而伸交好者之言耳庸有聽之者哉漢之末造士論操命討之權口筆司榮枯之令汝南甘陵太學之風波一起而成乎大亂非奸人之陷之實有以自致焉同於我者為懿親異於我者為仇讐惟意所持衡而氣為之凌轢則豈他日者幸董卓之殺奄人而忘其專橫亦此意氣為之也橋元劉寵之不為豈所累幸也而君子以相形而永廢朝廷以偏擊而一空漢亦惡得不亡哉

鮮卑持趙苞之母以脅苞苞不顧而戰以殺其母無人之心也賊劫橋元之幼子登樓求貨元促令攻城以殺其子亦無人之心也母之與子若是其均重乎非也使苞之子為鮮卑所持以脅苞苞不顧而擊鮮卑則忠臣之效矣不以私愛忘君父之託也而苞則其母也賊所脅元以求者貨耳貨與子孰親而吾貨以殺其子乎或曰元非以貨也賊劫貨以脅人法之所不可容也夫區區一登樓之賊殺之不足為國安縱之不足為國危法者司隸河南尹之法非元之法也而元何怯法以忘其天性之恩邪史氏之言曰元上言凡有劫質者皆殺之不得贖以財貨由是劫質遂絕史之誣也樂道之以為溢美之言以覆元絕恩之咎也友兄恭弟慈父順妻苟有劫其親以求貨者法雖立孰忍忍置之而不恤雖嚴刑禁之而不從則謂劫質永絕者非果有之為誣而已矣充橋元之操藉其為趙苞也又奚不可也哉

封建廢而權下移天子之下至於庶人無堂陛之差也於尋常庶人可凌躐乎天子而盜賊起羸政之暴王莽之逆盜始橫焉然本官敢與久安長治之天子抗也至漢之世公孫舉張嬰許生始稱兵潛號而無所憚積以成乎之而之亂盜賊輒起於承平之代者數十年而不息秦之盜曰思漢室之舊盜者必有託也然後可假為之名以脅天下而翕然以從至於角而無所託矣官寺之毒郡縣之虐未可以為名也於是而詭託之於道角曰吾之道黃帝老子之道也乃至韓山童徐善權曰吾之道雙雲之道也微二氏之支流亦未足以惑天下而趨之若流甚哉二氏之殃民亦豈其初念哉而下流必至於此故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過討哉雖然二氏之邪淫而終以亂也非徒二氏倡之也為儒者之言先之以狂惑而二氏之徒效之也君子之言人倫物理也則人倫物理而已矣二氏之言虛無寂滅也則虛無寂滅而已矣無所為禳祥瑞應劫運往來之說也何休鄭元之治經術京房襄楷郎顛張衡之論治道始以鬼魅妖孽之影響亂之藉而上動天子下鼓學士曰此聖人之本天以治人也於是二氏之徒歆其利巧後曰吾師老子亦言之矣吾師瞿曇亦言之矣羣然與為怪誕之語以誘人之信從而後盜賊藉之以起儒者倡之二氏和之妖人挾之罪魁戎首將誰歸哉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盜賊挾聖人以惑百世天子之權下移於庶人所挾者亦移焉而盜賊犯濫乎數千年而不息禍亦烈矣端本之治治佛老而猶非本也儒而言災祥言運會妖之始也三代之聖人殺而勿赦者而後之君子從而尊之以加一倍之小術測輿亡始與通書正蒙相雜以立教關邪者容勿辨乎

用兵之道服而舍之自三代之王者以迄五霸皆以此而綏天下唯其為友邦也王者以理相治霸者以威相制理伸威勝而志得滅之不義屠之不仁舍其服而天下自不敢復競封建圯以庶人而稱兵抗天子豈此謂哉宋儒曰秦項之際民無定主貴附以勸來者此後世之權術不可與三代並論故以曹操之積而關羽之降非其誠謀權術聽其來去而不知害或者乃欲於盜賊敗困之餘乞降而受之其不然者矣敗而誅之不可勝誅而始予以生使知懼而感我之不殺或猶知悔也且非可施於渠帥者也殲其魁赦其餘黨自我貸之固不可予以降之名也予以降之名抑將授以降之賞猶然尊高於衆人之上而人胡不盜以黃巾之徧天下也不數年而定漢雖亡不亡於黃巾之手

則朱儁之所持者定矣不可以三代之法處秦項之際况可以處漢之弄兵以抗國而毒民者乎庸臣懦將釀無窮之禍有識者勿為所亂也

孫堅之欲誅董卓也張珪之欲殺安祿山也論者惜其不果而終以長亂張讓等為亂賊於中李林甫楊國忠相繼敗削於國微卓而漢必亡微祿山而唐必亂夫豈二豎之果足以移天而沸海乎何進不召卓而卓何逞元宗不寵祿山而祿山何藉逆未著而以疑殺人且不勝其殺矣是故後事之論懲其末而弗戒其本智者所弗尚也先王勸書操殺呂布而為操勁敵者先王也孫堅之沈驚而懷遠圖夫豈出卓下哉張温弗假以威福而使卓相制非無意計焉不幸而卓惡成未可以怨温之不豫矣

漢之將亡有可為社稷臣者乎朱儁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唯傅燮乎計黃巾而有功趙忠欲制之而予以侯封燮不受也當其時有軍功而拒官寺非直賞不及焉還以受罪故盧植辱於糧車王允幾於論死皇甫嵩奪其印綬燮拒忠而忠弗能挫憚其名而弗敢害燮多德威龍權奄而制之也大矣燮之拒忠也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守正而不競安命而不為己甚之辭坦夷以任天而但盡其在己自以雅量冲懷適死於寵辱之交而小人豈能窺其際其在漢陽也曰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方且自強以引身之不早而不待引元爽之氣以自激其必死之心夫如是豈小人之所可傷哉若燮者託以六尺之孤正色從容而鎮危亂植也儁也允也智勇形而中藏淺固不足以測燮之度量矣故知燮非徒節義之士也允矣其可為社稷之臣矣

王莽欲乘靈帝北巡以兵誅諸常侍廢帝立合肥侯使其成也亦重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誅之其亡且速於董卓卓擁疆兵專征伐有何進之召為內主廢帝立協在大位未定之初協慧而欲立之者又靈帝之志也然且不旋踵而關東與關西之師矣莽以斗筭文吏粹起一旦劫二十年安位之天子廢之而立疏侯力弱於卓名遠於卓人之罪也豈徒如卓而已乎况其輕躁狂動而必不能成也乎曹操料其敗以止其廢立之妄非其智之過人也故然是非禍福之殊遂有心有目無不能辨也夫莽之任何以迷而不覺也哉陳蕃之子逸從史之而襄楷以其術感之也

故有積憤者不可與圖萬全之術挾技術者不可與謀休咎之常陳逸有不歲天之恨身與俱碎而不恤聞其志可也而不可從也若襄楷者身首窺天而生觀觀君子之遠之也夙矣此擇交定謀者之不可不知也

何進輔政而引袁隗同錄尚書事隗之望重矣傳專兵權威矣紹及術與進同謀誅宦官而隗不能任進召董卓曹操琳鄭泰盧植皆知必亂而隗不能止董卓廢宏農之陳留以議示隗而隗報如議猶然戶位而為大臣廉恥之心蕩然矣然且終於卓之手而滅其家故夫有恥者非以智也而智莫智於知恥知恥而後知有己知有己而後知物之輕知物之輕而後知人之不可與居而事之不可以不斷故利有所不專位有所不受功有所不分禍有所不避不知恥而避福是夜行見水而謂之石不濡其足不止也以疲老狂弱之情內不能知子弟之桀驁外不知姦賊之雄猜自倚傍望之隆優游而圖免而可謂有生人之氣乎東漢之有袁氏與有楊氏也皆德望之巨室世為公輔而隗與彪終以貪位而捐其恥心叔孫豹曰世祿也非不朽也信夫不朽有三唯有恥者能之隗與彪其朽久矣輕重多勢若不可返返之幾正在是也而人弗能知也官寺之禍彌延於東漢至於靈帝而幾以加矣黨人力抗之而死黨武欲誅之而死陽球力擊之而死後教敢以身蹈水火而姑為嘗試者然天下之盜竊起指數之而挾以為名四海窮民受其子弟奢黨濫大官大邑以腹削無餘者皆詛咒而望其連亡誅殺禁錮之子孫宗族不與其載天日而願與並命者日含憤以求一旦之報士大夫苟非其黨不復已而俯出其下者蓄惡怒以俟天誅之期桀紂幽厲以聖帝明王之象獨正位為天下君而卒至隕滅况此無賴之刑人其能長此而無患乎故極重而必返夫人而可與知也夫既夫人而可與知則一旦撲之如烈風吹將盡之鏡甚速而易必矣陳琳曰此猶鼓洪鑪燎毛髮曹操曰誅其元惡一獄更足矣而何進若持方寸之刃以擬猛虎其呼將助也不擇人其撓敗也無決志袁紹以豪傑自命為進謀主且憂危展轉而無能為計而遣鮑信募泰山之甲丁原舉孟津之火甚且召董卓以犯宮闕進之心膽失據而紹無能輔也曹操笑而哀紹憂其計智之優劣於斯見矣所以然者進以外戚攻宦官人微實氏之禍無為傾心一也進之所恃者何后舉動待后而後敢行以婦人而敵宦官智計不及而多為之盡二也袁隗身為大臣而疲庸尸位無能以社稷自任三也鄭泰盧植初起於田間任淺望輕弗能為益楊彪黃琬無以大誅於袁隗四也袁

紹兄弟已藏禍心乘時構亂而無戮力王室之誠五也曹操識之明持之定而志懷叵測聽王室之亂居靜以待動視何進之迷而但以一笑當之六也皇甫嵩蓋勳顧名義而不欲狂逞進躁迫而不倚以為腹心七也具此七敗之形勢以誅宦者而固非其所堪雖欲禍之不中於社稷其將能乎夫內懷奪柄之心外無正人之助若何進者不足論已已任之覆轍為將來鑒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於威受解於利人心所不戴以為尊親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積以歲月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滅其亡皆旦夕之間河決魚爛而不勞餘力智者靜以俟天勇者決以自任勿為張皇迫遽而驚為回天轉日之難也存乎其人而已矣彼曹操者固嘗晏坐而笑之矣况其東道以匡夫不為標者乎

史紀董卓之辟蔡邕也稱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此殆惜邕之才為之辭以文其過非果然也卓之始執國柄至於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除公卿子弟為郎以代宦官弔祭陳書復黨人爵位徵申屠蟠推進黃琬楊彪荀爽為三公分任韓馥劉岱孔油張邈為州郡力返桓靈官堅之政竊譽以動天下蔡邕首被徵豈其禮辭不就而遠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此言也且使卓而言此矣亦其粗獷不擇一時興發之詞而亦何足懼哉申屠蟠不至要然而以壽終矣袁紹橫刀指出桂節上東門而弗能迫殺之矣盧植力沮宏農王之廢而止於免官道然以去矣鄭泰沮用兵之議雖辭而解矣朱雋黃琬不欲遷都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辭未至如數子之決裂而何為其族邪狂夫之言一怒而無餘卓之暴市井亡賴之譚言也而何足懼邪邕之始為議郎也程璜之毒陽球之酷可以指顧殺人而邕不懼及叔贊與同駢首以死而不懼何其壯也至是而飯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固負人志士義命自居之安土也宦官之怨憤積而快志於一朝兇鉗之危辱深而圖安於晚歲非懼禍也誠以卓能矯宦官之惡而庶幾於知己也於是而其氣銳矣以身殉卓貽玷千古氣一餒而即於死亡復誰與恤其當年之壯志哉君子之立身期於潔己其出而事君也期於靖國恩去就非有定也禍在官闈則官闈吾所避也禍在閭閻則閭閻吾所避也禍在權姦則權姦吾所避也禍在盜賊則盜賊吾所避也禍在黃禍之逆風而濟也所避惡者在於此而不在彼矣氣運移而自邪忽易道之於此而即之於彼是逃虎而抱蛇舍砒

而令禍也能然始數易而不染者其唯執志如一而大明於義之無方者乎而邕不能也姑終之惡毒宦豎而已此外而其餘之巨惡不辨矣非不辨也已私未忘而寵辱之情移入良老也則一往之勁直烏足以定人之生平哉易曰介於石不終日介於石貞之至也不終日見幾而無執一之從違乃以保其貞也邕勿論矣欲養浩然之氣日新其義而研之以幾其尚以邕為戒乎

由唐蟠徵而不至論者謂之知幾幾者事之徵吉凶之先見者也漢之亡天下之亂董卓之不可與一日居有目者皆見有耳者皆聞自非蔡邕之良老陷迷孰不知者而何謂之幾邪乃若蟠之不可及也則持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卓之徵名賢也蔡邕畏之矣荀爽畏之矣人勸蟠以行蟠笑而不答人不可與語也志不自白也夷然坦然而險阻消蟠豈中無主而能然哉故知其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士苟貞志砥行以自尚於物無徇焉於物無侮焉則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天下之穰穰而計禍福者皆足付一笑而已故莊子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熱豈有神變不測者存乎貧而安犯而不校子孫不累其心避就不容其巧當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嘗試與謀文章與皇聽之後世而不亟於自旌其止如山其涵如水通古今來萬變以自純則物所不得而辱矣此安土之仁所謂即體以為用者也蟠庶幾矣何以知之以其笑而不答知之也而後人猶謂之曰知幾者邕與爽其僅謂之不知幾也與

讀通鑑論卷九

獻帝

有說論驚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觀非望者其滅亡必速故王莽董卓密未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則為張角
 黃巢方臘之妄以自滅而已矣其得大位雖奪雖僭而猶可以為數十年人民之主長傳之子孫無道而後亡則必
 其始起也未嘗有窺竊神器之心而奮志戮力以天下之禍亂為己任至於功立威震上無僭取之主然後始不軌
 之心以不終其臣節而膺大寶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未有或更者也關東之起兵以誅董卓也自袁紹始紹之
 抗卓也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東之兵聲震天下董卓畏縮而却帝西遷以避之使乘其播
 遷易潰之勢速進而撲之卓其能稽天討乎乃諸州郡之長連屯於河內酸棗躊躇而不進其畏懼無略者勿論也
 袁紹與術始志銳不可當而猶然棲遲如此無他早懷觀視之志內顧卓而外疑羣公且辛漢之亡於卓而已得以
 逞也於斯時也蹶起以與卓爭死生曹操孫堅而已操曰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使一戰而天下定操其能
 獨有天下乎既敗於滎陽且勸張邈等不得遲疑不進失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還軍當斯時操固未有擅天下
 之心可知也以操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焉爾孫堅之始起斬許生而功已著矣張溫之軍事討邊
 章而名已立非不可傑出而稱雄也奮起誅卓先聲帥而進屯陽人卓憚之而與和親乃曰不夷汝三族懸示四海
 吾死不瞑目獨以孤軍進至雒陽掃除宗廟修塞諸陵不自居功而還軍魯陽當斯時也可不謂皎然於青天白日
 之下而無漸乎故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驅命與卓爭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豈袁紹等之力不逮
 操與堅哉操與堅知有討賊而不知有他非紹術挾姦心以養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
 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堅得其一堅之子孫且後操而亡堅之正猶愈於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故天下非可以一念
 興而疾思大獲者也漢高之入關中思亡秦而王關中且項羽弑義帝而後有一天下之心初業之永天所佑也董
 卓死李郭亂袁紹擅河北而忘帝室袁術竊劉表僭帝莫能與而後曹操之篡志生曹操挾天子勇劉紹降劉琮
 而後孫權之割據定是操之據漢袁紹貽之堅之子孫傳統於江南曹操貽之也謂操與堅懷代漢之心於起兵誅

船山遺書

卓之日論者已甚之說豈諒人情按天理知興廢成敗之定數者乎以詭譎之智奪得之勇乘間抵巇崛起一朝而即思天位安人之尤者爾而何足以臨臣民貽子孫邪孟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非已所僅有假借古人之名義信以為道之謂非心不然而故竊其迹也無其學無其德則假矣名與義生於仁然之心者固非偽也王莽之於周公張角之於老明不可謂之假也當曹操不受驍騎校尉之職東歸合眾進戰滎陽而孫堅起兵長沙進屯魯陽拒卓和親之日而坐以窺竊神器之罪則張角黃巢方臘之以初業貽子孫而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尤優為之矣謀非其罪而徒以長姦深文之害世教烈矣哉

莽豈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動者困窮而止愚而欲與人國家神人之大則人怒神恫而必殺其身豈之應董卓召而歷三臺此何時也帝后弒天子廢大臣誅夷劫帝而遷宗廟燒陵寢發人民駢死於原野豈乃建議奪孝和以後四帝之廟號舉二代興革之典禮於國危如縷之日從容而自銜其學術何其愚也而不但愚也漢之宗社岌岌矣諸廟之血食將斬矣苟痛其血食之將斬諱先祖之惡而揚其美以昭積功累仁之允為元后也猶恐虛名之無補乃亟取和帝之涼德不足稱宗者而播揚之是使姦雄得據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為天下者而漢亡宜矣此則神怨人恫陷大惡而不道者也以情理推之豈豈恒愚而已故豈之斃鉗而亡命靈帝使之然也四帝可宗則靈帝亦可宗矣豈豈若修怨於靈帝而豫室其禍宗之路豈於是而無君之心均於董卓王允誅之不亦宜乎董卓曰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豈固曰劉氏之祖考不足復尊其情一也故曰豈非但愚也雖然神其可欺神其可恫乎則亦愚而已矣

韓馥袁紹奉劉虞為王是項羽立懷王心唐高祖立越王術之術也虞秉正而明於計豈荷之哉王莽欲立合肥侯而廢靈帝合肥侯愚而曹操拒之合肥以免劉虞之賢必不受操知之矣故但自伸西向之志而不待為虛計於是而知操之視紹其優劣相去之遠也操非果忠於王者而名義所在昭然繫天下之從違固不敢犯也未有犯天下之公義而可以屈羣雄動眾庸者也或曰馮紹之議亦惡乎非義哉春秋之法君弒而為弒君者所立則正其為暴梁冀弒質帝而桓立董卓弒靈帝而獻立獻不正乎其為君則關東諸將欲不奉獻為王而立虞惡乎不可曰執

春秋之法以議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於梁氏趨國門而承其隙未嘗無覬覦之心焉則與與聞弒者同於賊使有仗大義以誅冀者桓帝服罪而廢焉宜也且順桓之際漢方無事而不亟於求君也若獻帝之立年方九歲何進之難徒步郊野不可一日而無君帝自以明了動皇之欽仰宏農廢板己以立未能誓死以固辭幼而不審無大臣以匡之而董之凶謀且固曰劉氏種不復留則舍己以延一綫之祀是亦義也而况其在幼冲乎袁紹遷董卓之怒以怒帝其為悖逆也明甚操知之審而曰我自西向知帝之可以繫人心劉虞雖賢無能起而奪之也桓帝之誅冀以變寵之怒而不忌其弒王之逆董卓之誅則已正名之為賊矣以賊討卓則宏農之大讐已復獻帝可無慚於踐阼矣視晉景定而尤正焉而何容可責之也

所謂雄傑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之大節亦終賴以全惟貪利樂禍不恤名義者為不可馭之使調良明主興為彭越盧芳以自懼於誅而已不然則亂天下以為人先驅身殫家亡而國與俱微曹操可馭者也袁紹不可馭者也起兵誅卓之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生死而紹晏坐於河內孫堅收復雒陽乘勝以攻卓在旦晚之間也而紹若罔聞關東諸將連屯以偕處未有釁也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先諸將而內訌者無賴之公孫瓚也而紹誘之以首難然則昔之從史向進以誅宦官知進之無能為而欲乘之以偏漢爾進不死紹固不容之而陳留又豈得終有天下乎鮑信曰袁紹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孫堅曰同義舉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將誰與戮力雖有漢高光武欲收紹而使致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賊也自其後事而觀之則曹操之篡成罪烈於紹而操豈紹比哉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繞也兖州黃巾也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其據兖州自稱刺史雖無殊於紹而得州於黃巾非得州於劉岱也擊走金尚者王允之賞罰無經有以召之也然則獻帝而能中興操固可以北面受賞而不獲罪於朝廷而不軌之志戢矣紹擁兵河北以與爭天下而操乃據兖州以成爭天下之勢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微紹之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紹不知也然則欲遏高光之主紹亦為彭越盧芳而終不可馭身死家滅而徒為人先驅貪利樂禍習與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孫堅之困袁術也猶先主之因公孫瓚也固未可深責者也漢高帝嘗因項梁矣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以項氏世為楚將而密以蒲山公之後為天下所矜也天下之初亂也人猶重虛名以為所歸故神師道衰老無能為而金人猶憚之袁氏四世五公之名烜赫宇內孫堅崛起不能不藉焉彼公孫瓚之區區徒擁眾昂張耳昭烈且為之下而况術乎夫堅豈有術於心中者哉賊未討功未成以長沙疏遠之守為客將於中原始歸術以立大功而速背之則術必懷甚毒以撓堅之為進與卓為敵而退受術之掣劉虛懷忠義而死於公孫瓚職此繇也使堅不死得自達於長安肯從術以逆終而為亂賊之爪牙乎劉表之收荊州也卓之命也眾皆討卓而表不從表有可討之罪焉因袁術之隙而為之討表實自討也若堅者雖不保其終之戴漢而固未有暇也與術比而姑從之惡足以病堅哉管寧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寧為全身之善術豈知寧者哉王烈為商賈以自穢而逃公孫度長史之辟命斯則全身之術而寧不為也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者學也齊魯不以三苗為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奄為憂而慎於踐邊且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祥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而搏挽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間陰以為功於造化君子自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唯此為務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用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由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亦非荀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寧持之也寧之自命大矣豈僅以此為禍福所不及而利用乎耶原持清議而寧戒之曰潛龍以不見成德不見而德成有密用也區區當世之得失其所務而不忍責略而不足論者也白曰之耀非鑿燭之光也寧誠潛而有龍德矣豈僅曰全身而已乎

王允誅董卓而無以處關東諸將雖微李催郭汜漢其能存乎首謀誅卓者袁紹是固有異志焉而不可任者曹操獨進榮陽雖敗而志可旌孫堅首破卓而復東都冀陰宗廟修治陵園雖死而其子策可用也急召而錄其功以相輔於內催汜失主而氣奪安敢側目以視允乎區區一宋翼王宏催汜且釋之而不加害於允而况操與策也允之倚翼與宏皆其所私者也操與策非其所能用者也而又以驕氣乘之而不亡其待焉或曰操非可倚以安者允

而召操則與何進之召卓也何以異此又非也進不能誅宦官而倚卓進客而卓王奏允之誅卓至假於操而威大振操雖嘉賞之以功進之以能緩之以德求之以法操且熟計天下而思同處故王莽之謀劉虞之議必規避之而不敵以身為逆當此之時眾未咸感未張允以談笑滅賊之功臨其上而駕馭之操抑豈敢蹈卓之覆軌乎策方少英銳之氣誘掖之以建忠勳也尤易而美患召之為後害哉允非其人也智盡於密謀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副操之加以驕逸而忘無窮之隱禍其周章失紀而死於逆臣不能免矣東召孫曹而西屬涼州之兵於皇甫嵩則一袁劉表公孫瓚不足以逞二袁劉表公孫瓚不逞而曹操亦無藉以啟跋扈之心天下可定也况李催郭汜之區區者乎

馬日磾趙岐之和解關東也誰遣之於時李催郭汜引兵向關神拂戰死天子步出宣平門王允宏翼王宏駢死關下宮門之外皆仇敵也而暇念及於袁劉公孫不輯於千里之外邪故知非獻帝遣之催汜遣之也關東之起以誅卓起催汜卓之部曲也其引兵犯關以報卓之讐為解呂布東走而催汜安得不憂誅卓之師浸加於己哉欲求款於關東而恐其見拒則姑以天子之詔為和解之說亦其雖為卓報讐而於關東則均為王臣無異志也此不款和而妙為款和者也劉表則自刺史而收兵曹操上書而優而使之歸矣徵朱儁為大僕矣皆催汜求免於關中之善術者也嗚呼日磾岐為漢之大臣而受賊之羈絡以聽其頤指其頑鄙而不知恥亦至是哉夫與賊同立於朝所難者不能自拔耳二子者幸而得衛命以出是温嶠假手以圖王敦之機會也紹術璿表雖懷異志而朱儁曹操劉虞孫策夫豈不可激厲入援以解天子之困尼而命之曰和解則以和解事曾不知有問及中朝者二子將何辭以合也故遣日磾岐者催汜也奔走於諸將之間覲顏以嚙齧者為催汜效也為天下賤不亦宜乎

曹操父見殺而興兵報之是也阮殺男女數十萬人於泗水徧屠城邑則慘毒不仁惡滔天矣雖然陶謙實有以致之也謙別將掩襲曹嵩而殺之謙可謝過曰不知然使執殺嵩者歸之於操使割割而甘心焉則操亦無名以逞乃視嵩之死若獵人之射麋鹿分食其肉而不問所從來亦何以已暴人之怒哉且操之擊謙也以報私讐而未嘗無可託之公義也李催郭汜稱兵向關殺大臣脅天子人得而誅者也謙首倡制逆之謀奉朱儁以伐逆而戴王催汜

以太僕餌傷以收餌謀其力弱而畏我也可見矣知其弱懼其餌傷雖志義不終而謀自可奮興以致討乃聽王朗之謀邀寵於賊臣而受州牧之命則欲辭當逆之誅而無所遣操執此以告天下而天下孰為謀援者乎蓋謀之為謙也貪利賴寵規眉睫而迷禍福者也然則曹嵩之輜重謙固垂涎而假手於別將耳吮蜂端之蜜禍及生靈者數十萬人貪人之毒可畏也夫

國家積敗亡之道以底於亂狡焉懷不軌之志思獵得之者眾矣而尚有所忌也天子不成乎其為君大臣不成乎其為臣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而後不軌者公孔軋奪而無所忌關東起兵以誅卓而無效死以衛社稷之心然固未敢遂其攘奪也至於卓既伏誅王允有專功之心而不與關東共功名可收以為用者勿能用可制之不為賊者弗能制而關東之心解矣允以無輔而亡李傕郭汜以無憚而訂允死而天下之心遂為之裂盡李郭殺大臣脅人主關東疾視而不問馬日磾趙岐之庸鄙受二凶之意旨以和解行而實為逆賊結連衡之好然後關東始堅信漢之必亡於是而曹操上書之情非復榮陽之志矣孫堅即不死而不保其終策以孤立之少年走劉繇遂王朗殺許貢跳躑於江東矣張邈陶謙呂布劉備互相攻而不戰矣二袁之思移漢鼎以歸己又顯著其迹矣環視一獻帝而置之若存若亡之間以無難於其臂而奪之嗚呼邊之數十年而分崩之勢始成天下何嘗亡漢而漢自亡尚孰與憐之而興下泉包根之思者乎王允非定亂之人也馬日磾趙岐則手授天下於羣雄者也漢之終亡終於此也亂天下者託於名以逞其志矣君子立誠以居正而不競以名則託於名者之偽露其敗而君子伸亂天下者並其名而去之不思則能顧名以立事者雖非其誠而志欲伸無可為名者莫能勝也管蔡內挾孺子外挾武庚以為名非無名也自不可敵周公之誠也項羽立義帝而弑之並其名而去之矣漢高為帝發喪名而已矣而天下戴之以誅羽之不義使義帝而存漢高之能終事之也吾不敢信然而以討項羽則有餘故胡氏曰與其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此三代以下之天下名為之維持也大矣袁紹不用沮授之策聽馮于瓚而不迎天子於危困之中授曰必有先之者而曹操果聽荀彧迎帝以制諸侯夫無君之心操非殊於紹也而名在操故操可以制紹而紹不能勝操操之勝也名而已矣雖然名未易言也名而可以從假與則紹亦何憚而不假馮于瓚曰今迎天子動則表聞

從之則權輕還之則拒命故曹操遠許以後外而袁紹取太尉之命內而孔融陳王議之制董承劉備伏完金縢交起而思誅夷之入見殿中汗流浹背以幾幸於免與紹之志睚河北唯意欲為而莫制者難易之勢相懸絕也苟不恤其名而唯利是圖則馮于瓚之言安知其不長於荀彧曰假令衣帶詔行曹操授首於董承伏完金縢之手則授荀彧之謀豈不適為瓚笑而非然也出天子於棘籬飢困之中猶得奉宗廟者二十餘年不但以折羣雄之僭即忠義之士憤憤欲起而人情之去就尚且疑且信而不決於從也瓚之情惟利是圖受天下之惡名而不恤紹是之從欲不亡也得乎名與利相違者也實與名未相違而始相合也舉世驚於名而忠孝之誠薄舉世趨於利以舍名而君臣父子之秩殺遂永絕於人心故名者延夫人未絕之秉彜於三代之下者也天子於衛軌父子之際他務未遑而必先正名蓋有不得已焉耳

劉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謙也其兼領徐州亦因陶謙也二袁曹操皆受命於靈帝之末呂布劉表亦拜爵王庭而出者唯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因人以興始因公孫瓚繼因陶謙周旋於兩不足有為者之左右而名不登於天府是以屢出屢敗孔北海知之已夙而何為不颺於王廷北海之疏也敗於呂布而歸許然後受命而作牧豈乃若於天下以義授之則受陶謙之命兼領一州其始不正故終不足以動天下而興漢亦始謀之不臧哉及其為左將軍受詔誅操而出奔乃北奔於袁紹非其人矣而非過也何也既已受命誅操則許都之命制自操者義不得而受也結孫權而分荆奪劉璋以收益可以不受命矣可不受命而制自己故雖不足以興漢而終奄有益州以成鼎足之形使其於陶謙授徐之日早歸命宗邦誅僅泥以安獻帝紹與操其孰能禦之而計不及此孔北海亦莫之贊焉徒與袁術呂布一此爭衡於徐豫之間惜哉

張巡守睢陽食盡而食人為天子守以抗逆賊卒全江淮千里之命君子猶或非之臧洪怨袁術之不救張起困守孤城殺愛妾以食將士臨其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人何為者哉張邈兄弟當呂布以奪曹操之兗州於其時天子方蒙塵而寄命於賊手超無能恤彼其於袁曹均耳洪以私恩為一曲之義奮不顧身而一郡之生靈為之併命殆所謂任俠者與於義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追矣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為之者未必不託於義以生其安忍

之心洪為之巡殺之而保其忠於是而朱紫之徒相因以起浸及末世山嶽之頑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噬而心不威而人之視蛇蛙也無以異又何有於君臣之分義哉若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若洪則固降紹焉而未至喪其大節憤與而潛毒至不仁而何義之足云孟子曰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夫楊墨固皆於道有所執者孟子慮其將食人而亟拒之藏洪之義不足與於楊墨而禍烈焉君子正其罪而誅之豈或貸哉

董承潛召曹操入朝操至而廷奏韓暹楊奉之罪誅罪賞功矜獲死節而漢相安惜故承之行此也晚而王允之於先也當斯時也漢之大臣死已殆盡矣天子徒徒以奔而威已殫矣從官米紹餓死而士大夫之氣已奪矣故董昭謀遣帝於許尚懼眾心之不厭而卒無有一言相抗者若當董卓初誅之日廷猶有老成之臣人猶堅戴漢之心劉虞懷忠於北鄒孫堅立功於雒陽相制相持而允之忠勳非董承從亂之比操亦何敢遽購神器發重車之狂愚乎王允坐失之董承不得已而試為之為之已晚而無救於漢之亡然而天下亦自此而相安觀於此而益為允惜誠可惜而已矣

范增之欲殺沛公孫堅之欲殺董卓為曹操謀者之欲殺劉豫州王行之欲殺石勒張九齡之欲殺安祿山自事後而觀之其言驗矣乃更始殺伯升而國終亡司馬氏殺牛金而家終易故郭嘉之說曹操勿徒受曹之名而曹操笑曰君得之矣有識者之言非凡情可測也人之欲大有為也在己而已矣未有幸天下之不肖而已可據賢而自大者也苟可以大有為則雖有英雄無能為我難也苟未有為則何知天之生豪傑者不再生也待鶴以駭魚待鷗以駭雀此封建之天下為然爾於紛亂之世而欲成大業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業也英雄而殺之偷勝天下之庸流以為之雄長則氣先索而忽有間起之英豪乘之於意外則神沮志亂而無以自持若此者曹操之所不屑為而况明王之以道勝而容保無疆者乎盡已而不憂天下之我勝君子之道而英雄由之不能繫繫於君子之道而卒為英雄者未之有也

劉表無助亂之才所固然也然謂曹操方挾天子擅威福將奪漢室而表不能與勤王問罪之師徒立學校修禮樂為不急之務則又非可以責表也表雖有荆州而隔冥院之塞未能北向以爭權其約之以共滅曹氏者袁紹也紹亦何能於操哉紹與操自靈帝以來皆有兵戎之在而表出自黨錮固雖容諷諭之士爾荆土雖安人不習戰紹之倚表而表不能為紹用表非助亂之才何待杜襲而知之表亦自知之矣躊躇四顧於袁曹之間表無適從也勢無適勝也以詩書禮樂之虛文示閒暇無爭而消人之忌表之為忘如此而已矣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不為禍先而僅保其境無袁曹顯著之逆無公孫瓚樂毅之愚故天下紛紜而荆州自若迨乎身死而子孫舉土以降操表非不慮此而亦無如之何者也杜襲之語繁欽曰全身以待時襲所待者曹操耳欽與王粲則邀官爵驕樂之歡於曹不者也夫豈能鄙表而不屑與居者哉諸葛公僑居其土而云此中足士大夫遊亦惟表之足以安之也天下無主而徒以責之表乎

呂布不死天下無可定亂之機昭烈勸曹操速殺之此操所以心折於昭烈也當時之競起者眾矣孫堅以勦亂為志者也劉焉安人也而偷以自容表文士也而無能自立袁紹雖疏而有畧其規恢較大矣狂愚而逞者袁術而猶飾偽以自尊頑悍而樂殺者公孫瓚而猶據土以自全若夫倭彼倭此惟其意之所變發日暮狂馳而不能自信惟呂布獨也而有驍勁之力以助其惡嗚呼斯前矣激之使起矣觸之斯開矣蹂躪於中夏而靡所底止天下未寧而布先殞其自取之必然也呂布殞而天下之亂始有乍息之時亂人不亡亂靡有定必矣嗚呼布之惡無他無恒而已人至於無恒而止矣不自信而人孰信之不自信而安能度人不思自全則視天下之糜爛皆無足恤也故君子於無恒之人遠之唯恐不速絕之唯恐不早可誅之則勿恤其小惠小信小勇小忠之區區而必誅之而後可以名不辱而身不危與無恆者處一室而家毀有身而身危乃至父子兄弟夫婦之不能相保論交說通此義以知擇三人行亦必慎之哉

漢武昭之世鹽鐵論興文學賢良競欲割鹽利以歸民為寬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義之實者此類是也夫割利以與民為窮民言也即在瀕海瀕地之民苟其貧弱亦惡能食利於鹽以自潤所利者豪民大賈而已未聞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賈而可云大義也鹽猶粟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有異粟則徧海內而生動者獲之情者置之鹽則或懸絕於千里之外而必待命於商賈上司其輕重則雖苛而猶有制一聽之豪民大賈居贏乘虛其以厚取於民者

無制而民不得不償故割利以與豪民大賈而民益困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於民上下交利之善術也而美為徇寬大之名以交困國民邪與其重征於力農之民何如取給於天地之產鹽政移於下農民困於郊國計盡於上財不理民非不禁動浮言以談仁義者亦可廢然返矣衛觀曰鹽國之大寶也置鹽官賣鹽以其直市犂牛給民勤耕積粟行之關中而民以綏疆敵以折施及後世司馬懿拒守於秦蜀之交諸葛屢賈而懿常裕皆此為之本也觀之為功於曹氏與袁氏均而觀尤大矣

韓嵩智而礼者也劉表舊與袁紹通而曹操方挾天子以為雄長紹之不敵曹也人皆知之故杜襲擊欽王祭之徒日夕思歸操以取功名高亦猶是而已矣高之勸表以歸操明言袁曹之勝敗而論者謂其秦戴漢室過矣高之欲請許也迫而固持之以緩其與表約曰守天子之名義不得為將軍死先為自免之計以玩弄表於股掌之上堅辭不行而待表之相強得志以歸面折表而表不能殺亦陳珪之故智而高持之也尤堅表愚而人去之操巧而人歸之以中二十石廣陵守遂珪之志以待中零陵守遂高之志珪與高之計得而呂布劉表之危亡繫之矣一子者險人之尤也豈得以歸漢為忠而予之

董卓受衣帶詔與先主謀誅曹操操屯官渡拒袁紹之日先主起兵徐州勢孤而連和於袁紹勿論待人者不足以興即今乘間誅操紹方進而奪漢之權先主重承其能制紹使無效操之尤而彌甚乎不能也然則此舉也亦輕發而不思其反矣董卓承者與亂相終始無定慮而好逞其意計者也前之呂操與今之連紹出一軌而不懲弗責矣先主亦慮不及此而輕為去就何以為英雄哉夫先主之於此則固有其情矣其初起也因公孫瓚困陶謙雖為州牧而權藉已微固不能與袁曹之典兵於靈帝之世與於誅賊之舉者處故旋起旋躡而姑託於曹及其受左將軍之命賜膺天子之寵任而又承密詔以首事先主於是乎始得乘權而正告天下以興師曹操之必篡心知之矣袁紹之為逆亦心知之矣脫於曹之股掌東臨徐州孤倡義問以鼓人心乘機而興不能更待紹不可連而連之姑使與操相持已因得以收兵畧地為東向之舉而有餘以制羣雄先主之志如此而已初未嘗倚紹以破曹而幸紹之能戴漢以復興也董卓承神輯亦惡足以知其懷來哉故許先主以純臣而先主不受也其於獻帝特不如光武之

於更始而豈信其可終輔之以盪羣山乎故連和於紹而不終未嘗恃紹也操即滅紹即勝先主亦且出於事外而不屑為紹用先主之東操心悔之而不懼紹遠應之而不堅亦已知之矣他日稱尊於益州此為權輿特其待操之篡而後自立焉故不得罪於名教而後世以正統加之亦可勿愧焉

曹操東攻先主田豐說紹乘間舉兵以襲其後紹以子孫辭豐而不行紹雖年老智衰禽憤愛重宜至以嬰兒病失大計者且身即不行命大將統軍兵以躡之亦詎不可而紹不爾者紹之情非豐所知也操東與先主相距而紹乘之操軍必驚駭潰歸而先主追躡之操且授首先主誅操入許而擁帝紹之逆不足以及遠而遠與先主爭權故今日弗進亦猶昔者擁兵冀州視先主之誅董卓而不為之援其謀一也豈徒紹哉先主亦固有此情矣紹之與兵而南眾未集兵未進雖承密詔與董卓承約可姑藏少待也待紹之進黎陽圍白馬操戰屢北軍糧且匱土地道交攻而不容退乃徐起徐豫之兵亟向許以拒曹之歸操且必為紹禽而先主遽發以先紹者亦慮操為紹禽而已擁天子之空質則紹且鳥張於外而逼我孤危將為先主之續矣惟先紹而舉則大功自己以建而紹之威不張紹以此制先主先主亦以此制紹其機一也夫先主豈徒思誅操而縱紹以橫者乎兩相制兩相持而曹操之計得矣急攻先主而緩應紹知其陽相用而陰相忌可無俟其合而迫應其分先主惡得而不敗紹惡得而不亡此其機與紹緘之於心非董卓之所察而田豐欲以口舌爭之不亦愚乎

張魯妖矣而卒以免於死非其德之堪也聽關國之諫拒羣下之請不稱漢王衛身之智足以保身宜矣嗚呼亂世之王公輕於平世之守令亂世之將相賤於平世之爵承顧影而自笑夢覺而自驚人指之而嗤其項背鬼瞰之而奮其精魄然汲汲焉上下相蒙以相尊愚矣哉陳嬰周市之所弗為張魯能勿為張魯之不為為而呂光杜伏威劉豫明王珍汲汲焉相尊以益其驕驕自受戮而悔之無及以死亡易一日之虛尊且自矜也人之愚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袁紹之自言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起兵之初其志早定是以董卓死長安大亂中州鼎沸而席冀州也自若紹之亡決於此矣夫欲有事於天下者莫患乎其有恃也已恃之矣謀臣將帥恃之矣兵卒

亦恃之矣所恃者險也而離乎險則喪其恃而智力窮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不可久據而上六出乎險矣智非所施力非所便微經之擊畫棘之置非人困之矣山國之人出乎山而窮於源澤國之人離乎澤而窮於陸失所恃而非所習則如蝸牛之失其廬而死於蟻故袁紹終其身未嘗敢陟步而涉河非徒紹之不敵其將帥士卒晚平原曠野川陸相錯而目眩心榮莫知所措也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在山而用山之智力在澤而用澤之智力已無固恃人亦且無恃心而無不可恃此爭天下者之善術而操猶未能也西至於赤壁東至於濡須臨長江之浩濶而氣奪矣則猶山陸之材而非無不可者何也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術也非道也術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納則天下之智力其不為所用者多矣其終疆而奮漢者居四戰之地恃智力而無河山之可恃以生其驕急也然則諸葛勸先王據益州天府之國亦恃險矣而得以存又何也先王之時豫克雍徐已全為操之所有而荆揚又孫氏三世之所綏定益州而無託焉非果以夔門劍閣之險肥沃鹽米之數為可恃而恃之也李特晚劔閣而歎曰劉禪有此而不知自存夫特亦介晉之亂耳使其非然則亦趙趙李順而已董璋王建皆乘亂也豈三巴巖險之足以偷安兩世哉

荀悅仲長統立言於紛亂之世以測治理皆矯末漢之失也而統為愈悅之言專以繩下而操之已垂由漢之術也曹操終用之以成乎嚴迫之政而國隨亡統則專責之上而成悔淫以清政教之原故曰統為愈悅之言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途是也顧其所云正俗者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則固防天下之胥為小人而督之也故曰申韓之術也統切切焉以弄私嗜騁邪慾淫同惡為成誠成此矣越軌改制之俗上無與倡而下惡淫蕩故漢之亡也積順桓靈帝三君之不道而天下相效以相怨非法制督責之所可救而悅何僅責之於末也雖然統知德當世之弊而歸責於君亦不待深識而知其然者也而推論存亡迭代治一周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乎大全而奇正視乎時勢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言之無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許為英雄而公乃執一以求必可非操之敵也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於水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氣餒於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踰劍閣出秦川而情搖於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

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祇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應無方善維之敗所必然也當先主飄零屢挫託足無地之日據益州以為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陳壽曰將畧非其所長蓋誣乎身任天下之重舍敦信而趨事會君子之所賤抑英雄之所恥也功隲名存而身以死亡矣欲合孫氏於昭烈以共圖中原者曹肅也欲合昭烈於孫氏以共拒曹操者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終身而不易子敬以借荆資先王被仲謀之責而不辭諸葛欲諫先主之東伐難於盡諫而歎法正之死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之謀蜀則關羽張飛破諸葛之策使相信之主未免相疑然二子者終守西蜀劉表東乞援兵之約言以為金石之固於心而不能自白變故繁興之日微二子而人道圯矣且以大計言之周瑜關羽競一時之利或得或喪而要適以要曹操之凶魯葛之謀長慮遠顧非瑜與羽微利之淺圖所可測久矣兵之初起也羣雄互角而操挾天子四面應之而皆碎此無異故呂布修彼條此而為眾所同嫉袁術則與袁紹離袁紹則與公孫瓚競矣袁紹袁尚則兄弟相讐殺矣韓遂則與馬超相疑矣劉表雖通袁紹視紹之敗而不恤矣皆自相滅以授曹氏之滅之也今所僅存者孫劉而又相尋於干戈其不內潰以折入於曹操也不能則曹為定交以與操爭存亡一時之大計無有出於此者晉文合宋齊以敗楚樂毅結趙魏以破齊漢高連韓彭英布而推項已事之師二子者籌之熟而計之固瑜與羽交起而亂之不亦非乎仲謀之聽子敬不如其信瑜蒙先主之任孔明而終不違關張之客氣天下之終歸於曹氏也誰使之然也或曰操漢賊也權亦漢賊也拒操而睦權非義也夫苟充類至盡以言義則紛爭之世無一人之不可誅矣權逆未成視操之握死獻帝於其掌中則有間矣韓信請王齊之日實驅操遲疑之志又奚必其皎皎忠貞如張睢陽又信國而後可與其事使囊其隱微以求冰霜之操則昭烈不與孔北海同死而北奔袁紹抑豈以純忠至孝立大節者乎故孫劉之不可不合二子之見義為己雷也其信也近於義而可終身守者也先主沒諸葛遽修好於吳所借者肅先亡耳不然尚其有濟也乃其無濟矣二子之悼信固以存人道於變故繁興之世者也

亦壁之戰操之心敗瑜之心勝非一端也舍騎而舟既棄長而爭短矣操之兵眾寡則驗瑜之兵寡寡則奮故韓信以能多將自託而謂漢受不已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紹之勢以下荆吳操之破紹非戰而勝也固守以勞紹

之師而乘其敵也以此施之於吳則左矣吳憑江而守矢石不及舉全吳以饋一軍而糧運於無慮之地愈守則兵愈增糧愈足而人愈壯欲老吳而先自勞又其一也北來之軍二十萬劉表新降之眾幾半之而恃之以為水軍之用新附之志不堅而懷土思散以各歸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眾又素未有遠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王之德懷劉琦之恩故黃蓋之火一熱而人皆駭散荆土思歸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積此數敗而瑜之明足以見之即微火攻持之數月而操亦為官渡之紹矣知此而兵之所忌與敵之足畏與否也皆可預料而定也

黃權王累嚴顏劉巴之欲拒先王也智在一曲而不可謂智忠在一曲而不可謂忠矣以明其然也張松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因張魯以取蜀誰能禦之諸將欲拒先王者曾有能保蜀而不為操所奪乎亡有術也鍾繇之兵已向張魯危在旦夕而璋以柔懦待之奪於曹必矣與其奪於曹無如奪於先王則四子者料先王之必見奪以為智知其一曲而不知其大全也非智也四子之於劉焉屬耳非君臣也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百沸焉勿問焉割土自強志士之所不屑事者也先王雖不保為漢室之忠輔而猶勤於定亂視焉而愈也多矣戴非其主而怙之相依為逆而失名義之大非忠也然則張松法正其賢乎而愈非也璋先迎先王二子者遽欲於會龍之更矣哉君子於此勸璋以州授先王而保全之則得矣其他皆不忠不智之徒也

論治者言得失古今所共也而得不言其所自得失不言其所自失故牘滿冊府而聽之者無能以取益張絃將死遺賸吳主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斯言抉得失之機於居心用情之際聞之者而能悟焉反求之寸心而聽言用人立政之失焉者鮮矣夫入之情不則逸豫天下無不可進之善不喜諛悅天下無不可納之忠然而中人之於此恒諱之也樂逸豫矣而曰圖難者之迂遠而無益也喜諛悅矣而曰青善者之失理而非法也反諸其心而果然乎哉偷安喜諛一婦人孺子之愚而遠大之猷去之諱其偷安喜諛之情則利害迫於身而不知避其迹剛愎者其情在再急取其柔情而設之於隱然後振起其生人之氣而國治有本非汎言得失者令人迷其受病之源而聽之若忘也奮恥自強而矯其情之所流雖聖王之修身立政又何以加焉

荀或拒董昭九錫之議為曹操所恨飲藥而卒司馬溫公許之以忠過矣乃論者譏其為操謀篡而以正論自詭又

豈持平之論哉或之智真無遺策而其知操也尤速之已熟而深悉之遠其九錫之議必為操所不容也姑託於正論以自解冒虛名蹈實禍智者不為愚者亦不為也而或何若是夫九錫之議與而對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惴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或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於此亦可以徵人性之善雖惴亡而不傷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或之失在委身於曹而多為之謀耳雖然初起而即委身於操與擊敵王朗之為漢臣而改面戴操者抑有異矣楊彪世為公輔而不能亡身以憂國即原以名節自命而不能亂以潔召身蜀漢之臣惟武侯不可苛求矣其他則皆幸先主為劉氏之允而非其果能與漢存亡者也然則或所愧荀管寧耳當紛紜之世舍寧而無以自全則或固以才智見而非寧之流亞也久矣季路再有聚斂則從伐顛史則謀旅泰山則不救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至於大惡當前而後天良之存者不昧禍未成而存再以為之謀聖人且信其不與於篡弒善惡有不相揜矣且或之為操謀也莫著於滅袁紹紹之為漢賊也不下於操為操謀紹猶為紹而謀也漢之賊滅其一而未嘗不快則或為操謀功與罪正相埒矣若其稱霸王之圖以敵操則懷才亟見恐非是而不為操所用耳則或之謂操謀也亦未可深韋也試平情以論之則或者操之謀臣也操之謀臣至於篡逆而心惕焉其不寤左擊右曳以亡其身其天良之不昧者也并此而以為詭馬則亦誣矣

春秋之法諸侯失國則名之賤之也失國而又降焉賤甚矣此三代封建之侯國則然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天子且不得而輕滅焉為臣子者有死而無降義存焉耳劉焉之牧益州漢命之命之以牧未嘗命之以世焉死璋偷立乎其位益州豈賢所可傳子而璋有宗社之責哉先主圍成都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猶長者之言也論者曰劉璋暗弱弱者弱於強爭暗者暗於變詐而豈果皆辱之甚乎其不斷者不能早投州於先主而多此爭戰耳韓馥之於袁紹璋之於先主自知不逮而引退以避之皆可謂保身之智矣其屬吏悻悻以爭氣於之雄以毒天下何足尚哉吳蜀之好不終闕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來二國之難無忌而急於篡關羽安能逃其責哉羽守江陵數與曹肅生疑貳於是而諸葛之志不宣而肅亦苦焉肅以敵好撫羽豈私羽而畏昭烈乎且欲併力以操抗匪舌是出而羽不諒故以知肅心之獨苦也羽爭三郡貪忿之兵也肅

猶與相見而秉義以正告之羽無辭以答而婢婢不亡豈盡不知肅之志氣與其苦心乎昭烈之敗於長坂羽軍獨全曹操臨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兩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琦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於是以致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復收然而肅之心未遽忿羽而墮其始志也以義折羽以從容平孫權之怒尚冀吳蜀之可合而與諸葛相爭以制操耳身遽死而授之呂蒙權之收無與平之羽之忿無與制之諸葛不能力爭之隱無與體之而成謀盡歟矣肅之死也羽之敗也操之幸先主之孤也悲夫

金禕敗紀章冕欲挾天子伐魏使其克焉足以存漢乎不能也幸而不敗又幸而殺操爾朱兆之死拓拔氏乃以奔竄而見奪於宇文非但如董卓之誅獻帝一日不能安於長安已也故董承之計非計而伏兇為甚至於金禕而尤甚矣雖然金禕金禕敗紀章冕之時更無可以全漢之策而忠臣志士捐三族以與國俱碎雖必不成義憤之不容已亦烈矣哉於是而孫權之罪不容誅也懷憤嫉於先主而請降于操操無忌矣關羽出襄陽向宛雖而懷忿以與孫氏爭操知之而坐待其敗普天之下為漢臣者惟三子之不恤死而誓與獻帝俱殉社稷耳其他皆貪忿以逞者忠臣志士無可俟之機而又何擇焉

關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於敗亡昭烈之驕之心私之也非將將之道也故韓信之稱高帝曰陛下能將將能將將而取天下有餘矣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張飛趙雲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夫與吳在離合之間而特篤信乎我以矜勇者可使居兩國之間乎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於曹而不得復開關於吳為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與飛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陽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終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於其勇而見可任而不知其伎吳怒吳激孫權之降操而魯肅之計不伸也然則先主豈將不能將羽哉且信武侯而終無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於吳而不吳以快己之志也故高帝自言能用子房者以曹參之故舊百戰之功而帷幄之籌惟子房得與焉不私其舊不驕其勇韓彭且折况參等乎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盡兄弟之私臨崩而有君自取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矜羽而遂絕問罪

船山遺書

讀通鑑論卷十

三國

國之亡有自以亡也至於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眾見之矣後起者因鑒之懲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轍雖不復蹈要不足以自存漢亡於宦官外戚之交橫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黃初二年又制后家不得輔政皆鑒漢所自亡而懲之也然不再世而國又奪於權臣立國無深仁厚澤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孫昏暴撲火於原而發於燧竈雖厚戒之無救也自其亡而言之漢之亡也中絕復興暴君相繼久而後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無桀紂之主而連滅以國祚計之漢為承矣乃自順帝以後數十年間毒流天下賢士駢首以就死窮民空國以胥溺盜賊接踵而蔓延魏之亡也禍不加於士毒不流於民盜不騁於郊以民生計之魏之民為幸矣故嚴椒房之禁削掃除之權國即亡而官及士民者淺仁人之澤不易之良法也乃昏主則曰外戚宦官內侍禁閑米嘗與民相接惡從而賤削之且其侈靡不節開行小惠以下施於貧乏何至激而為盜其剝民以致盜者士大夫之貪暴為之也夫惡知監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絃袴之子刑餘之人知諛而已知賄而已非諛非官也非賄非諛也非剝民之膚非賄也則毒流四海填委溝壑而困窮之民無所控告猶相相然曰吾未嘗有損於民士大夫吮之以為利而嫁禍於我以為名相激相詆挾上以誅逐清流而天下箱口結舌視其敗而無敢言漢唐宋之浸敗而浸亡皆此繇也其能禁此矣則雖有奪攘之禍而民不被其災故司馬懿嘗潛移於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於此失之於彼魏之立法無裨於敗亡也

魏從陳羣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於選舉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譽者謂之寒人不得與於薦紳之選其於公天爵於天下而繫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嘗不收人才之用則抑有道焉人之皆可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為善者習也習之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明父兄熏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知

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非不欲見與聞也投以所未見未聞則驚為不可至而忽為不足容心也故曰習與性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醜實重罰不能匡正矣是以古之為法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非絕農人之子於天性之外也雖欲引之於善而嗜靈久敝不信上之有日且必以白晝秉燭為取明之具聖人亦無如此習焉何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矣欲滌除而拂拭之違人之習殆於拂人之性而惡能哉則斯取之華胄之子清流之士以品階而進退之亦未甚為過也父母者乾坤也即以命人之性者也師友交遊者臭味也即以發人之情者也見聞行習者造化也即以移人之氣體者也知此則於是以求材焉有所溢有所漏然而鮮矣唐之舉進士也不以一日之詩賦而以名望之吹噓雖改九品中正之制猶其遺意焉宋以後糊名易書以求之於聲寂影絕之內而此意殆絕然而學校之進士也夙而倡優隸卒之子弟必禁錮之則固天之所限而人莫能或亂者伊尹之耕傅說之築膠鬲之賣託以隱耳豈草野僻陋海市井錐刀之中德色父而詬誶母者有令人哉

以先主紹漢而繫之正統者為漢惜也存高帝誅暴秦光武討莽之功德君臨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則惡足以當此哉光武之始起也即正討莽之義而誓死以挫王邑王尋百萬之眾於昆陽及更始之必不可為君而後自立正大而無慚於祖考也而先主其是始起也依公孫瓚依陶謙以與人爭戰既不與於謀卓之謀抑未嘗念袁紹曹操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重承衣帶之詔奉之起兵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已亦王漢中矣曹丕稱帝已亦帝矣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蓋亦利曹丕之弒而已可為名矣曹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矣是豈誓不與賊俱生而力為高帝爭血食者哉承統以後為人子孫則亡吾國者吾不共戴天之讐也以符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於曹氏即位三月急舉伐吳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荆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讐不敵一將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故為漢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若先主則固不可以當此也拜篡四十載而夏復興華算十五年而漢復續先主而能枕戈寢塊以與曹丕爭生死統雖中絕其又何傷尸大號於一隅既殂而後諸葛有祁山之舉非先主之能急此也司馬溫公曰

不能紀其世數非也世數雖足以紀先主其能為漢帝之子孫乎

談君臣之交者競曰先主之於諸葛亮吳之舉諸葛公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公之志能盡行於先主乎悲哉公之大節苦心不見諒於當時而徒以志決身殲遺恨終古宗澤咏杜甫之詩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公之必心欲存漢者也必欲滅曹者也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獨子敬知之耳孫權尚可相諒而先主之志異也夫先主亦始欲自強終欲自王雄心不戰與關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先主不死吳禍不息祁山之軍不得而出也追號亭敗矣先主殂矣國之精銳盡於夷陵老將如趙雲與公志合者亡矣公收疲敝之餘民承愚暗之冲主以向北方而事無可為矣公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唯忘身以遂志而成敗固不能自必也向令先主以篤信羽者信公聽趙雲之言輟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連吳好以間中原力尚全氣尚銳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洒於許維而徒流於猊亭乎公曰漢賊不兩立悲哉其言之也若先主則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戚也強之哭者不涕公其如先主何哉張良遇高帝而志仲宗澤遇高宗而志沮公也子房也汝霖也懷深情而不易以告人一也而成敗異公懷心而不能言誠千秋之遺憾與楊禹之諫諸葛公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大哉言矣公謝之其沒也哀之而不能從亦必有故矣公之言曰甯靜可以致遠則非好為煩苛以競長而自敵者也先主之初徵兵雖有英雄之姿而無哀曹之權藉屢挫屢奔而客處於荆州望不隆而士之歸之也寡及其分荆據益曹氏之勢已盛曹操又不能用人而盡其才人爭歸之蜀所得收羅以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躁雖若曹禕將琬之舉動當時而能如鍾繇杜畿崔炎陳群高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中軍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財不足而唯公足之任李嚴而嚴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於纖微以為計謨大猷之累豈得已乎夫大有為於天下者必下有人而上有君而公之託身先主也非信先主之可為少康光武也恥與荀彧郭嘉見役於曹氏以先主方授衣帶之詔義所可從而依之也上非再造之君下無分猷之士孤行其志焉耳向令龐統法正不即於溢亡徐庶崔

州平未成乘散先主推心置腹使關羽之傲李嚴之險無得開焉領袖群才各效其用公亦何用此營營為也公之泣楊焉也蓋自悼也

漢魏吳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蓋天下之稱兵者已盡而三國相爭之氣已衰也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不亦自知一篡漢而父子之鋒芒盡矣先主固念曹氏之不可操而退息乎巖險孫權觀曹劉之勝敗既知其情之各自帝而息相吞之心交不足懼則亦何弗擁江東以自帝邪權所難者先主之扼其肘腋耳先主殂於永安權乃拒魏而自尊樂得鄧芝通好以安其處於江東此觀之此三君者皆非有好戰樂殺之情而所求未得所慮未安弗獲已而相為扞格也曹氏之戰至矣處中原而挾其主其敵多其安危之勢迫故孫氏之降知其非誠而受之嚴且盡勢且安甘苦自知而殺戮為慘亦深念之矣孫氏則亦鑒之外無大戰也先主則收蜀爭荆而姑且息也是以三君者猶可傳之後裔而不與公孫袁呂同於其血允上天之大命集於有德雖無其德而抑無樂殺之心則亦予之以安全天地之心以仁為復豈不信哉丕之逆也權之狡也先主之復也皆保固爾後而不降天罰以其知止而能息民也逆與狡違道甚矣而惟慎尤甚先主甫即位而興伐吳之師毒民以逞傷天地之心故以漢之宗支而不敵篡逆之二國先主殂武侯秉政務農殖穀釋吳怨以息民然後天下粗安蜀漢之祚武侯延之也非先主之所克勝也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彊吳介其間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立國之始宰相為安危之大司而吳之舍張昭而用顧雍雍允為天子之大臣者也屈於時而相偏安之國爾曹氏始用崔炎毛珩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之王道息申韓進人心不固而國祚不長有自來也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甯靜尚矣而與先主皆染申韓之習則且與曹氏德齊而莫能相尚三代以下之材未有如顧雍者鮮矣寡言慎動用人惟其能而無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於上而不銜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罷還將便宜之策以圖其遠大有曹參之簡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靜正而不耀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唯李沆為近之而雍以處兵爭之世事雄猜之主雍為愈矣故曰允為天子之大臣也雍既東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慘也

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惜乎吳無漢之正魏之疆而終於一隅且不以平定天下而有餘矣魏之亡自曹丕遣詔命司馬懿輔政始懿之初起為文學掾豈風有奪魏之心哉魏無人延懿而授之耳懿之視操弗能若也操之威力割二袁俘呂布下劉表北掃烏桓而懿無其功操迎天子於危亂之中復立漢之社稷而懿無其名魏有人懿不能奪也魏之無人曹丕自失之也而非但不失也詔曹真陳群與懿同輔政者甚無謂也子叡已長群下想望其風采大臣各守其職司而何用輔政者為其命群與懿也以防曹真而相禁制也然則雖非曹爽之狂愚真亦不能為魏藩衛久矣以群懿防真合真與懿群而防者曹植兄弟也故魏之亡亡於孟德偏愛植而植思奪道之日兄弟相猜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漢高意授於趙王唐高情貳於建武宋相受母命而亂與子之法開國之初所恒有也而曹氏獨以貽覆宗之禍天不佑僭人而使並峙於時以生猜制天之道也藉其不然曹雖開於骨肉必不假秉政握兵之異姓持權以箱束懿親漢唐宋爭於室而姦邪不與於外豈有患哉魏之自取滅亡天耶人耶人之不感者天也

兩敵相持而有起兵於腹裏者以遙相應見為可恃恃以夾攻內應者必敗勿問其為義也為賊也皆不可恃以冒進者也其為義也忠臣志士孤憤躍起而成敗非其所謀且其果懷忠憤者二人耳其他皆微利無恒相聚而不相攝者也若其為賊也則其妄人非分之圖假我以惑眾而亡實者耳如之何其恃耶彭綺亂人也借為魏討吳以為名而實賊也其心恃我之援而已歟然而興虐民固利而欲恃以為應援彼敗而我之鋒亦挫矣彼可恃也奚用我為彼不可恃矣而抑安能為我之恃乎侯景不足以難魏適以亡梁擁大眾扼爭地者且然況馬合之一旅哉岳侯恃兩河忠義以伐金使無金牌之撤亦莫保其不與俱潰也孫資諫曹叡之應彭綺明於料敵矣諸葛公出師北伐表上後主以親賢遠小人為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後主失國之咎且見於數十年之前公於此無可如何而唯以死謝寸心耳賢臣之進大臣之責也非徒以言而必有進之之實公於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亦既進之無遺力矣然能進而不能必庸主之親之庸主見賢而目欲垂猶賢王見小人而喉欲噉也無可如何也雖然尚可使之在列也至於小人之親而愈無可如何矣卑其秩削其權不得有為焉止矣愈抑之庸主愈狎之愈禁

之庸主愈私之敘迹於禮法之下而嗚呼其於帷幄之中事主自不容於執政而固可哀於者也網緼不舍信其無
疵可摘而盡毒借中於所變之微嗚呼其將如之何哉故賢臣不能使親而猶可進小人可使弗進而不能使弗親
非有伊尹放桐非常之舉周公且困於流言况當篡奪相仍之世而先主抑有君自取之之亂命形格勢禁公其如
小人何哉歷舉興亡之跡著其大端而已何者為小人不能如郭費董向之歷指其人而無諱也指其名而不得而
况能制之使勿親哉以一死謝寸心於未死之間姑無決裂焉足矣公之遺憾豈徒在漢賊之兩立也乎
曾孟德推心以待智謀之士而士之長於略者相踵而與孟德智有所窮則首或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
無遺策迨於子桓之世賈詡辛毗劉惔孫資比星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子桓之鄙叡之汰抗仲謀孔明之
智勇而免保其磐固孔明之北伐也屢出而無功以為司馬懿之力能拒之而早決大計於一言者則孫資也漢兵
初出三輔震驚大發兵以迎擊於漢中庸詎非應敵之道乃使其果然而魏事去矣漢以初出之全力求敵以戰其
氣銳魏空關中之守即險以爭其執在危皆敗道也一敗潰而漢乘之長安不守漢且出關以搗宛雖是高帝破項之
故轍也魏惡得而不危資籌之審矣即見兵據要善敵即盛而險不可踰據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雖孔明
之志銳而謀深無如此漠然不應者何也資片言定之於前而拒諸葛瑾維收效於數十年之後司馬懿始所
守者此謀也魏足智謀之士皆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者無敵於天下

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諸葛繞山而西出祁山趨秦嶺奇兵也高帝舍棧道而出陳倉以奇取三秦三
秦之勢散拊其背而震驚之而魏翼是非當臺之陳直前而攻其入即雖得秦隴而長安之守自有餘魏所必守者
長安且長安不拔漢固無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於散地魏且以是乘間攻瑕有畏而不敢真前則敵氣愈壯
而我且疲於屢戰矣夏侯楙可乘矣魏身漢兵累歲不出而志懈矣相臨救援未及小得志焉猶自淹月援益集
守益固即欲拔一名都也且不可得而况魏之全勢哉故陳壽謂諸葛將略非武侯所長誠有謂已而公謀之數年
會起一朝豈其不審於此哉果畏其危也則何如無出而免於疲民耶夫公固有不局於胸中知魏之不可旦夕亡
而後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復也其出師以北伐攻也特以為守焉耳以攻為守而不可示其意於人故無以服魏

延之心而貽之怨怒秦隴者非長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門戶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險而民彊誠收之以為外蔽則武
都陰平在懷抱之中魏不能越劍閣以收蜀之北復不能繞階文以搗蜀之西則蜀可鞏固以存而待時以進公之
定算在此矣公沒蜀衰魏果由陰平以襲漢夫乃知公之定算名為攻而實為守計也公之始為先主謀曰天下有
變命將出宛雒自嚮秦川惟直指長安則與宛雒之師相應若西出隴右則與宛雒相去千里之外首尾斷絕而不
相知以是知祁山之師非公初意主關而敵強攻圖以為保蜀之計耳公益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輩
語也

武侯之任人一失於馬謖再失於李嚴誠哉知人之難也關者不足以知而明察者即以明察為所蔽者不足以
知而端方者即以端方為所蔽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方則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略果毅者短長相間瑕瑜相雜
多不能純察之密待之嚴則無以自全而或見棄即加意收錄而固不任之矣於是而飾其行以無過飾其言以無
尤者周旋委曲以免摘言果辨行果堅而孰知其不可大任者正在於此似密似慎外飾而中枵惡足任哉故先主
過實之論不能遠馬謖而任以三軍陳震鱗甲之言不能退李嚴而倚以大計則唯武侯端嚴精密二子即乘之以
蔽而受其蔽也於是而曹孟德之能用人見矣以治天下則不足以爭天下則有餘蔽於道而不蔽於才不能燭司
馬懿之姦而荀彧郭嘉鍾繇賈詡惟所任而無不稱矣

城濮之戰晉文不恃齊秦也恃齊秦則必令齊齊掠陳蔡而南以脅之於東秦出武關下鄢郢以撓之榮陽之戰高帝
不恃彭越也恃黥布則當令布率九江之兵沿淮而襲之恃彭越則越勝而進越敗而退也善用兵者不恃人此之
謂大略吳人敗曹休於石亭諸葛出陳倉之師之言曰賊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其無功宜矣
恃吳勝而乘之吳且退矣失所恃而心先沮氣先折也蜀定吳交以制魏此諸葛之成謀計之善者也雖然吳交之
必定亦唯東顧無憂可決於進爾及進而所恃者終在己也我果奮勇以大挫魏於秦川而舉長安吳且恃我以疾
趨淮汝不恃吳而吳固可恃也已未有必勝之形而恃人以逞交相恃交相誤六國之合從所以不能動秦之毫末
其左驗已石亭之役賈逵以虛聲怖吳而吳退吳望蜀之蜀不能應也陳倉之役張郃以偏師拒蜀而蜀沮蜀

望吳之牽之莫不能應也兩國異心謀臣異計東西相距聲譽之利鈍不相及聞風而馳風定而止恃人者不敗足矣未有能成者也德必有鄰修德者不恃鄰學必會友為學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創業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魏制諸侯入繼大統者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是也帝后之尊天之所秩非天子所得擅以加諸其親則大統正而天位定也其曰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則襲義而戕仁矣所後者以承統而致其尊因以致其親義也所生者以嗣統而屈其尊不能屈其親仁也親者與心生以生其心性之不可掩者也故古之制服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期不問與所生相去親疏即與所後者在六世祖免之外而必期且必正名之曰所生父母未嘗概置諸伯叔之列也抑此猶為為人後者言之若宋英宗之後仁宗孝宗之後高宗固以為子而子之則所後所生父母之名各正而所生者並屈其親若夫前君之生也未嘗告宗廟詔臣民而正其為後嗣子之嗣也未嘗修寢門視膳之儀立國儲君副之位臣民推戴而大位歸焉則亦如光武之於南頓位號不可僭而天倫不可忘何得遽謂之私親而族人視之也哉天下所重者統也人子所不可背者親也為天下而不敢干其統則天下之義重而已之恩輕雖有天下而不可沒其生我之恩則天下敬履而親為重尊親者獻追尊之僭矯異者沒父母之名折衷以順天理之固然豈一偏之說所可亂哉

國政之因革一張一弛而已風俗之變遷一質一文而已上欲改政而下爭之爭之而固不勝下欲改俗而上抑之抑之而愈激以流故節宣而得其平者未易易也東漢之中葉士以名節相尚而交遊品題互相持以成乎黨論天下奔走如鶩而莫之能止桓靈側聽奄豎極致其罪苦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風而不以為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為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炎毛玠陳群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炎玠殺孟德沒持之力窮而前之激者適以揚矣太和之世諸葛誕鄧粲浸起而矯孟德綜實之習結納互相題表未嘗師漢末之為而若或師之且利方向圓宗虛墜實尤不能如李杜范張之崇名節以勵俗矣乃遂以終魏之世迄於晉而不為衰止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墜已決之水於須臾而助其流溢已耳故

曰抑之而愈以流也名之不勝實文之不勝質也久矣然古先聖人兩俱不廢以平天下之情樂之以名者以勸其實也導之以文者以全其質也人之有情不一矣既與物交則樂與物相取名所不至雖為之而不樂於終此慈父不能得之於子嚴師不能得之於徒明君不能得之於臣民者也故因名以勸實因文以全質而天下歡忻鼓舞於敦實崇質之中以不蕩其心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於矩矱也則古先聖人何弗圖天下之躍治飛揚於鉗網之中也以為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志鬱而勃然以欲興則氣亦蠱蝕屯結而待隙以外洩迨其一激一反再反而盡棄其質以浮蕩於虛名利者爭託馬偽者爭託焉激之已極無所擇而唯其所汎濫夏侯元何晏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晉五胡起江東僅存且蔓引以迄於陳隋而不息非崇實尚質者之激而豈至此哉桓靈激之矣奄豎激之矣死亡接踵而激猶未甚桓靈奄豎不能掩其名也孟德炎玠並其名而掩之而後詭出於元虛橫流於奔競莫能禁也以傅咸卞壺陶侃之公忠端亮折之而不勝董昭欲以區區之辨論使曹叅持法以禁之其將能乎聖王不作禮崩樂壞政暴法煩祇以增風俗之浮蕩而已矣

魏伐遼東蜀征南中一也皆用兵謀國之一道也與隋煬之伐高麗唐元之伐雲南異矣隋唐當天下之方富貪功而圖遠涉萬里以徵幸敗亡之釁不得而辭焉諸葛公之慎司馬懿之智舍大敵而勤遠略其所用心者未易測矣兩敵相持勢相若而不相下固未得晏然處也而既不相為下矣先動而躁則受其傷弗容不靜以俟也靜以俟則封疆之吏習於固守一軍之士習於休息會計之臣習於因循需之需之時不可徵而兵先弛技擊奔命忘生趨死之情日以翺翔作好而墮其氣則靜退之禍必伏於不覺一旦有事張皇失措驚憂縮縮而國固不足以存况望其起而制人收長驅越險之功哉魏之東征蜀之南伐皆所以習將士於戰而養其勇也先主殂蜀未可以圖中原孟德父子繼亡魏未可以并吳蜀兵不欲其久安而忘致死之心諸葛之略司馬之智其密用也非人之所能測也或曰習士於戰有訓練之法而吳以遠伐為嗚呼此坐而談兵誤人家國之言耳步伐也擊刺也東伍也部分也訓練而習熟者也兩軍相當飛矢雨集白刃拂項趨於死以爭必勝氣也非徒法也有其法不作其氣無輕生之情而日

卑激而太過誠然矣以群之削草為忠臣之極致又奚得哉宏曰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非知道之言也君父均也而事之之道異禮曰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隱者知其惡而諱之也有隱以全恩無隱以明義道之準也君之有過也諫之而速改改過之美莫大焉稱其前之過以表其後之改固以揚其美之大者也諫而不聽君過成矣即不言而臣民固已知之矣導諫之臣方且為之飾非為是謂在廷之口而諫者更為之捍覆於是而導諫之臣益無所忌而唯其欲為且已諫而不聽庶幾人之繼進也小臣疏遠望近臣之從違以為語默近臣養君之德而蔽下之知則疏遠欲言之士且徘徊疑沮而以柔巽揄揚為風尚勸忠之道喪於唯諾之習孤鳴無和雖造膝而為痛哭亦無如怙過之主何矣韓愈氏非知道者擬文王之詩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文王而為此言也則飛廉惡來且援為口實以惑紂而信比干之死為當其辜矣亦何憚而不彈其斯脛炮烙之慘乎若群者以全身於暴主之側孔光溫樹之故智也謂之曰忠同君父於一致袁宏惡知忠臣之極致哉

魏主叡之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禮禮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以舜配天以舜妃配地其亢地於天離妣於祖亂乾坤高卑之位固不足道矣安自祖虞而以廢禘禘漢尤不知禘者也自漢以下禘之必廢也無疑也三代而上君天下者數姓而已天子之支庶分封為侯各受命而有社稷其後一族衰微則一族之裔孫以德而復陟帝位無不由諸侯祖天子而崛起者也推創業之主而上之始受命而有社稷者其始祖也商之契周之稷是也又推而上之則罔有天下者也而高辛是也夏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世有社稷而為君代相承而譜牒具存雖離數十世而雲初不絕則所自出之帝雖遠亦猶父子之相授淵源不昧而後此之有天下者仍還其前此有天下之故業以示帝位之尊不越神明之曹非是者不得而干焉此封建未墜之天下道固然也秦雖無德而猶柏翳之裔受封西土可以繼三代而王使追所自出之帝而禘焉得矣至於漢興雖曰帝堯之苗裔而不可考也陶唐之子孫受侯封者國久滅而宗社皆亡帝堯之不祀久已忽諸高帝起田闢為亭長自以滅秦夷項之功而有天下徵家世於若存若亡之餘懸擬一古帝為祖將誰欺欺天乎自漢以下之不禘豈不允哉漢曰祖堯也王莽曹氏曰祖舜也唐曰祖皋陶也老聃也攀援不可致詰之聖賢以自張大者也澤所已斬道所不嗣誠所不至以名屬之以文修之漢乎其不相及久矣當其側微不知其有所祖也序其譜系不知其必為祖也且遠引而祖之仁人孝子之事其先如是而已哉郭崇韜垂涕汾陽之墓梁師成追訟眉山之誣為嫺笑而已魏主叡其何以異於是

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雖然任人而廢法則下以合離為毀譽上以好惡為取舍廢職業徇虛名還私意皆其弊也於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盡也非法而何以齊之故申韓之說與王道而爭勝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審矣然皆使服其官者習其事未嘗懸黜陟以擬其後蓋擇人而授以法使之導焉非立法以課人必使與科條相應非是者罰也法誠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廢矣而有過於法之所期者焉有適如其法之所期者焉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才之有偏勝也時之有盈虛也事之有緩急也九州之風土各有利病也等天下而理之均難易而責之齊險易豐凶而限之可為也而憚於為不可為也而強為塗飾以應上之所求天下之不亂也幾何矣上之所求於公卿百執郡邑之長者有其綱也安民也裕國也興賢而遠惡也固本而待變也此大綱也大綱地而民怨於下事廢於官虛譽雖騰豈能掄也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舉矣故曰擇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課人也論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誠於繁而可以居要充其至可以為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見而為惡也淺弗清矣而慎以勤焉察察孽孽以規利而避害夫乃為天下之巨姦考課以黜陟之即其得而多得之於勤慎以墮其清况其所謂勤者非勤而慎者非慎乎是所謂孽孽為利踰之徒矣清議者似無益於人國者也而國無是不足以立恐其亡實而後以法飭之周官周禮關雎麟趾之精意所持也京房術數之小人何足以知此哉盧毓劉邵師之以感魏主不能所焉必也雖不能行而後世功利刑名之徒猶師其說張居正之毒所以延及百年而不息也

魏主叡授司馬懿以輔政而懿終篡也宜哉法紀立人心固大臣各得其人則卧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可不亂何庸當危病昏瞶之時委一二人錫以輔政之名倒魁柄而授之耶周公之輔成王也王幼而未未有知識且公之至德曠古一人而武王之信公也以兩聖而相知也然使無輔政之名則二叔亦無以構難而冲人晏然矣漢武之任霍金上官也上官逆霍氏不終矣輔政之名由此而立而抑安足師乎先王之任諸葛而諸葛受命當公爭之世而後

主不足有為也兩俱弗獲已而各盡其心耳先主不能舍後主而別有所立則不能不一委之請葛以壹後主之心若夫魏主窳無子而非有適長之不可易也宗室之子唯其所擇以為後當其養方與詢為子之日豈無賢而可嗣者慎簡而豫教之迨其將殂芳之為子已三歲矣可否孰知而教訓可風何弗擇之於先教之於後令可君國而勿墜而使劉放孫資得乘其病以晉姦雄於負宸哉為天下得人者得一人耳得其人而宰輔百執無不得焉已既無子唯其意而使一人以為君不審其勝任與否而又別委人以輔之則胡不竟授以天下而免於篡弒乎漢之自旁支入繼者皆皆庸之器母后權姦之為之也非若窳之自擇而養之也彼憤憤以死無意於宗社而委之婦人者無責耳矣而魏主窳何為者也宋仁宗之授英宗高宗之授孝宗一旦嗣立而太阿在握有二君之慎豈至忍死以待巨姦而付以童昏也哉故宋二宗之嗣允為後世法也輔政者危亡之本惡得託周公之義以召禍於永世哉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傳報譏晏外靜內躁比司馬氏之徒黨邪醜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之逐異已而樹援也所以解散私門之黨而厚植人才於曹氏也盧毓傳暇懷寵祿慮子孫豈可引為社稷臣者乎藉令曹爽不用晏言父事司馬懿而唯言莫違爽可不死且為戴莽之劉歆若逮其篡謀之已成而後與之異劉毅司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而不亦晚乎爽之不足與有為也魏主窳之不知人而輕託之也乃業以宗臣受顧命矣晏與畢軌鄧粲李勝不與爽為徒而將誰與哉或曰圖存社稷者智深勇沈而謀之以漸晏一旦蹶起而與相持敦懿以不相下之勢而魏因以亡夫曹芳以暗弱之沖人孤立於上窳且有死待君相見無憾之語舉國望風而集者無敢踰司馬氏之閫闕救災拯溺而可從容以待乎懿之不可託也且勿論其中懷之叵測也握通國之兵為功間外下新城平遼東卻諸葛撫關中將吏士民爭趨以效尺寸既赫然矣惡有舉社稷之重付孺子於大將之手而能保其終者哉王敦無邊徼之功故温嶠得制之於袁病桓温有枋頭之敗故王謝得持之以從容奪孤豚於猛虎之口雅士無所容其靜鎮智者無所用其機謀力與相爭而不勝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當是時同姓猜疏而無權一二直諫之臣如高堂隆辛毗者又皆喪亡曹氏一綫之存亡僅一何晏而猶之責已甚抑將責劉越石之不早附劉淵文宋瑞之不亟降蒙古乎嗚呼惜名節者謂之浮華懷遠慮者謂之銛巧三國志成於晉代固司馬氏之書也

後人因之掩抑孤忠而以持祿容身望風依附之逆黨為良圖公論沒人心靈矣

蔣琬改諸葛之圖欲以舟師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愈非策矣魏興上庸非魏所恃為巖險而其贅餘之地也縱克之矣能東下襄樊北收宛雒乎不能也何也魏興上庸漢中東連之餘險士卒所憑以阻突騎之衝突而依險自固則出險而魂神已悃固不能踰關限以與人相搏也且舟師之順流而下也逸矣無與過之而戒心弛一離乎水而衰氣不足以生必敗之道也先主與吳共爭於水而且清况欲以水為勢而與車騎爭於盾陸乎魏且履實地資宿飽坐而制之於舟清之溜如蛾赴燭十樓而九亡矣劉裕之海河滑以入關中王鎮惡等以步騎馳擊而舟師為其繼非恃舟師以爭人於陸也姚泓恃拓拔氏為之守拓拔氏不為泓守而泓弛其防故獲利焉非獨倚舟師之利攻人於千里之外也諸葛之出祁山以守為攻即以攻為守知習於險者之不利於夷且自固以待時變持不欲顯言之以急眾志耳琬移屯而東西防遂弛鄧艾陰平之禍自琬始矣琬疾動而不能行司馬懿方謀篡而未暇故蜀猶以全不然此一舉而蜀亡不旋踵矣

曹孟德始屯田許昌而北制袁紹南折劉表鄧艾再屯田陳項壽春而終以吞吳此魏晉平定天下之本圖也屯田之利有六而廣儲芻糧不與焉戰不廢耕則耕不廢守守不廢戰一也屯田之吏士據所屯以為己之樂土探伺密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無室家則情不固有室家則為行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戰歸而息三也兵從事於耕則樂與民親而殘民之心息即境外之民亦不欲凌轢而噬齧之敵境之民且親附而為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於邊徼東伍部分不離其素甲胄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調發付旦下而夕就道敵莫能測其動靜之機五也勝則進不勝則退有所止不至駭散而內訌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米芻藁之取給以不重因編氓之輸運屯田之利溥矣哉諸葛公之於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維不能踵之是以亡焉雖然有其地有其時矣許昌之屯乘黃巾之亂民皆流亡野多曠土也兩淮之屯魏吳交爭之地棄為甌脫田皆無廢也五大原之屯秦隴階文之間地廣人稀羌胡據山澤而棄平土數百里而皆草萊也非是者可屯之地崎零散布於民田之間而分兵以屯之則一散而不可猝收矣等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敗速矣此屯之必以其地也屯之於戰爭之時壓敵境而營疆場守為本以戰為心而以耕

為餘力則釋耒耜援戈矛兩不相妨以相廢若在四海蕩平之後分散士卒離處民間使食利於耕而以戰守為役則雖有訓練鉗束之法日漸月靡於全軀保室樸鈍偷安之習而天下於是乎無兵故唯囊祇鄧艾諸葛可以行焉而後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養懦之術也故陵夷衰微而無與衛國此屯之必以其時也法有名同而實異事同而效異如此者多矣謀國者不可不審也

史稱管甯高潔而熙和易因事而導人以善善於君子之心矣世之亂也權詐興於上偷薄染於下君不可事民不能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幾窮窮於時困窮於心則將視天下無一可為善之人而拒絕唯恐不夙此焦先孫登朱桃椎之類所以道窮而仁亦窮也夫君子之視天下人猶是人也性猶是性也知其惡之所自熏知其善之所自隱其熏也非其固然其隱也則如宿草霜凋而根莖自潤也無事不可因無因不可導無導不可善喻其習氣之橫流即乘其天良之未喪何不可與以同善哉此則蓋然之仁充滿於中時雨灌注而宿草榮矣惜乎時無可事之君而甯僅以此終非然將與伊傅而比隆矣嗚呼不得之於君可得之於友而不可得矣不得之薦紳可得之於鄉黨而不可得矣不得之父老可得之童蒙而不可得矣此則君子之抱志以沒身而深其悲憫者也友之不得君錮之鄉黨之不得薦紳之童蒙之不得父老之故甯之仁終不能善魏之俗君也薦紳也父老也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盡吾仁馬而道窮於時不窮於己亦奚分哉為佳先孫登朱桃椎之孤傲哉

形可以徵神乎曰未嘗不可也神者天德之函於地者也形者地德之成乎天者也相函相成而不相舍神之靈形受之形之靈神傳之非神孤溢其靈於虛而形頑處也譬之笙竿然器洪而聲洪器纖而聲纖矣譬之孟水然器方而水方器圓而水圓矣造化者以其神之靈搏造形質而氣以舒斂焉榮隨氣而華隨氣而黯衛隨氣而理隨氣而亂內而藏府之精粗外而筋骸之勁肥動靜語默各如其量而因以發用則明於察形者可以徵神固矣管輅之評鄧颺何晏而言皆屢中知此而已矣然則神可以化形乎曰奚為其不可也其始也天化之道也其後也人化之人之道也天之道亨之毒之用其偶然故微惡偏全參差而不齊人之道重之陶之用其能然則惡可使微偏可使全變化而反滔人莫難於御其神而形其易焉者昧者不知曰一受其成型而與之終古其不知道也久矣孟子

曰居移氣養移體榮衛隨養以移而內而藏府外而筋骸隨之以移況動止語默因心而縱斂因習而率循者哉鄧颺之躁微於形之躁也不可驟息而息之以靜者颺可得而主也何晏之幽微於形之幽也不可驟張而張之以明者晏可得而主也豈有他哉一旦而知躁與幽之為不善操之縱之懲之於俄頃習之制之重成於漸次則二子者金錫圭璧之章再見而驚非其故輒又安能測之哉乃若二子者終成乎幽躁而使輅言之終驗其蔽一也一者何也曰驕也老壯者驕天下而有餘者也絕學以無憂與天而為徒而後形之不善一受其成型而廢人道之能然故禍至而不知其所自召也地承天而受化形順神而數移故管輅之術君子節取焉而不怙之以為固然人之有道也風雨可使從欲元氣可使受治况在躬之榮衛藏府筋骸與從心之動止語默哉

王凌可以為魏之忠臣乎蓋欲為司馬懿而不得者也為懿不得而懿愈張矣齊王芳魏主叡之所立也懿殺曹爽而制芳於股掌其惡在懿其失在叡而芳何尤焉使霍光而有操懿之心漢昭亦無如之何而可責之芳乎凌誠忠於魏而思存其社稷正懿閉門拒主專殺宗臣覬覦九錫之罪抗表而入討事雖不成猶足以鼓忠義之氣而懿不能駕禍於楚王以錮曹氏之宗支使斂迹而坐聽其篡奪而凌欲廢無過之主以別立君此其故智梁隋季多效之者而終以盜鈴則使凌得志楚王彪特其揜耳之資操此心也惡足以惑人心而使效順哉名義者邪正存亡之大司也無義不可以為名無名不可以為義忠臣效死以爭之姦雄依附而抑必挾之以曹操之不軌也王芳欲立合肥侯以誅宦官而操審其必敗勿從也袁紹欲立劉虞以誅董卓而操惡其徒亂勿從也名正而義因以立豈持操之智遠過於凌乎天下未解體於弱主而已先首禍心之所不安哉之所必違也劉虞賢矣袁紹弗能感也合肥侯聽曹操而安楚王彪聽王凌而死非獨自殺且以啟禍於宗室晉入司馬之阱中亦烈矣哉嗚呼亂人假義而授人以名義乃永墮而禍生愈速如是而許之以忠也則沈攸之陳霸先皆忠矣王凌之心路人知之無以異於司馬氏而益以愚者也

曹操之篡也迎天下於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呂布劉表劉焉群起以思移漢祚獻帝弗能制而操以力勝而得之劉裕之篡戴桓元夷盧循東滅慕容超西俘姚泓收復中國五十餘年已覆之土宇而修晉已墟之陵廟安帝

愚暗不能自存也若夫二蕭陳霸先功不遠標裕而篡焉則不成乎其為君而不延其世由此言之雖篡有天下而
豈易哉司馬懿之於魏據佐而已拒諸葛於秦川僅以不敗未嘗有尺寸之功於天下也受魏主叡登牀之託橫
翦曹爽遂制屠君骨解臣獵相國九錫之命終使其子孫繼世而登天位成一統之業其興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
焉非天下之可妄求而得也曹氏之歐兆民延人而授之也久矣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
者高帝之寬光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漢衰而法弛人皆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恣懲漢失而以申韓之
法鉗網天下崔炎毛珣鍾繇陳群爭附之以峻削嚴迫相尚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
容故終魏之世丘旅亟興而無敢為佳善之冠乃蘊怒於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游卒歲也其情亟矣司馬懿執政
而用賢恤民務從寬大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措紳以迄編氓乃知有生人之樂處空谷者聞人聲而輟然樂盈
之汰人且歌泣以願為之死况懿父子之謀險而小惠已周也乎主凌之子廣曰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可謂知言
矣故曰得乎邱民為天子逆若司馬解法網以媚天下天且假之以息民則乘奇急傷民之後大有為之君起而蘇
之其為天祐人助有不永享福祚者乎三國鼎立曹劉先亡吳乃繼之孫氏不師申韓之報也曹操不足道諸葛公
有道者也而學於申韓不知其失何也

將琬死費禕刺蜀漢之亡必也無人故也圖王業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險要財賦之謂也得其人也得其人
非得其兵卒之謂也得其賢也蜀巴漢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則其賢亦僅矣故將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雖其嘗
讀常璩華陽國志其人彬彬可稱者不乏張魯妖盜而有閻圃劉焉驕怠而有黃權王累劉巴皆國士也先王所
用類皆東州之產耆老喪亡而固不能繼蜀非之才無有為主效尺寸者於是知先主君臣之圖此也疏矣勤於耕
戰察於名法而於長養人才涵育無陶之道未之講也蔣費亡而僅一姜維維亦北士也舍維而國無與託敗亡之
日諸葛氏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謀議者僅一姦佞賣國之譙周國尚孰與之哉管仲用於齊桓公死而齊無人
商鞅用於秦始皇死而秦無人無以養之也寬柔溫厚之德衰人皆踰踏以循吏之矩矱雖有英特之士推其生氣
以即於瓦合尚奚恃哉諸葛公之志操偉矣而學則申韓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貽百年之用為飛魚躍各

適其性以盡其能夫豈申韓之陋所與知哉

何晏夏侯元李豐之死皆司馬氏欲篡而殺之也而史敘時論之譏非以文致其可殺之罪千秋安得有定論哉當
時人士所推而後世稱道弗絕者傅嘏也王昶也王祥也鄭小同也數子者以全身保家為智以隨時委順為賢以
靜言處錚為道役於亂臣而不作視國之亡君之死漠然而不動於心將孔子所謂賊德之鄉原殆是乎風尚既然
禍福亦異天下之圖安而思利者固必褻裳而從之祿位以全家道以息而立人之道幾於息矣嗚呼此無道之世
所以崩風壞俗而不可挽也雖然有未可以過責數子者存焉魏之得天下也不以道其守天下也不以仁其進天
下之士也不以禮利啗之法制之奴虜使之士生其時不能秉耒而食當屨而履霜也無管甯之操則抑與之波流
保其家世已耳故昶與祥皆垂裔百年而享其名位兢兢門內之行自求無過不末有益於當時士之不幸天所弗
求全也狂狷星於網羅容容獲其厚福是或一道也不可以漢唐宋數百年戴天履地栽培長育之人才忘軀捐妻
子以扶綱常者責之也施及宋齊以降君虜易而士大夫之族望自若也皆此焉耳歐陽永叔傷五代無死節之臣
而不念所事之何君也亦過矣王彥章之忠匹夫之諒而已矣况余闕乎

諸葛誕之起兵討司馬昭也疑賢於王凌母邱儉而實未見其愈也儉與誕皆以夏侯元之死不自安而徵幸以爭
權使其克捷其不為劉裕之誅桓元不能保也且誕之討昭何為也哉無抑不欲魏社之移於司馬氏矣乎魏而亡
亡於司馬亡於吳無以異也吳厚為魏惜君臣之義誅權姦以安其宗社者哉誕遣其子靚稱臣於吳以起兵則昭
未篡而已先叛以叛臨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馬昭以討叛之名而惡得不敗即使其成也
司馬昭之族南虞曹氏之社早屋矣悲夫借敵兵以討賊者之亡人家國也快一朝之忿而流禍無窮誕實作備司
馬楚之劉和蕭實實相繼以逞而可許之為忠乎

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誰周之為尤惡也道鄙夫也國已破君已易貪生惜利祿弗獲已而數易其心而周異是國
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為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憐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
恨焉者非人臣也姜維之力戰屢敗而止民胥怨之然其志苦矣民憚於勞而不知君父之危所賴以啟其情心

而振其生氣者士大夫之公論耳其論曰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顯然以秦子魏以韓燕視蜀坐待其吞噬唯面縛與禰之一途耳夫漢之不可復興天也蜀之不可敵魏勢也無可如何者也故諸葛身殲而志決臣子之道食其祿終其事士不可奪列於三軍之帥且使人心不靡於邪說兵力不銷於荒惰延之一日而忠臣志士之氣永於千秋周而無人之心哉無亦括囊以聽委之天而弗助其虐之為咎尚淺乎夫民之不息誠不容已於閔恤矣譬之父母積痼疾僕妾勞於將養則亦酒食以勞之而和煦以拊之使鼓舞而忘怨耳已若恤僕妾之疲廢樂食而聽其酣寢有人之心者以是為惻隱哉當周之時黃皓陳祗蠹庸主而不顧百姓之疾苦誠念民也則亦斥姦佞勤節飭守令以寬廉使民進而戰陣退而休息可也周塞目籍口未聞一讜言之獻徒過書姜維以餌愚民媚奄宦為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已乃全其利祿非取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周之罪通於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馮道末減矣

王沈刺豫州下教陳長吏得失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寬猛者給穀千斛規已寬猛之宜而賜之穀猶之可爾陳長吏之得失而賜之穀險士猾民競起而誣訐其守令禍可勝言哉蓋沈者司馬氏之私人也司馬氏以好士恤民之虛名收辨士而要民譽每下不情之令行溢賞以誘天下而沈為之役故其教令如是之濫未容深責也陳厥緒若入白沈曰拘介之士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慕利而妄舉雖言乎可推以盡明主用人聽言之道矣拒諫者古今之所謂大惡也亟取人言而貪庸聽之名其惡隱而難知乃公孫彊因之以亡曹主父偃因之以亂漢宋之中葉上書言因單者積滿公府而政令數易朋黨爭衡與豐元紹之間禁如亂絲而國隨以敝近者民本輕達賤士乘以希榮姦相資之肆惡一夫遽登省掖而天下亟亡嗚呼以賞勸言之善較拒諫而尤烈抑如此哉然則瑣曠之塞與明聰之達聖人兼用以應天下抑何道也曰善聽言者必其善於擇人者也人而善與言雖未得有善者存矣人而不善與言雖得有善者存矣唐虞之廷或呼或咈或相弼違者唯其為禹皋稷契也夫禹皋稷契視君之失若疾疾攻於心視民之病若水火之迫於肌而視言入而受祿也若穢惡之加於鼻也何俟於賞以勸之耶故君子之聽言先舉其人而後采其言必不以利祿辱賢者之操而導不肖者以猖狂無忌也察吏有常法勅吏有常職不獲已而登斥姦訟枉之言然非害切於國民而痛切其肌膚則告訐之宵人耳誅之可矣一興一廢一張一弛進臣民而酌其可否既已無疑矣而猶為異說馬斥之可矣言雖甚當不授以官其效雖登必進以禮大臣坐論曰侍於燕閒諫諍者有官各責以言職非是者雖或寬容並包而必厚防其生事故豐多傷自匪僉人惡有舍閨門子弟之職置四民耕讀之恒棄官守慎修之紀曰揣夕摩作為噉噉炎炎之論以動人主而僥幸顯名之與厚實哉舜之耕稼陶漁而取人為善人無所利於耕稼陶漁之夫而後決於從也故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而豈以利祿誘曉曉之士使以訐皋稷契無私利之心如深山之野人而後決於從也故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而豈以利祿誘曉曉之士使以訐為直乎鬻口舌以希利賴者小人也塾師也禍福唯其妄測文義唯其割裂得利焉而情盡矣此求治者所必遠為學者所必拒也人君正己以治下節嗜欲遠官寺勤學問公好惡則小人之利病國事之得失觸之而自知非不待言也抑非恃人言而遂足以治也嘗之而政刑亂朋黨興廉恥喪風俗靡自非姦雄之媚眾以竊國幾何事此而不亡此治亂之樞機不可不審也

後主失德而亡非失險也恃險也恃則未有不失者也君恃之而棄德將恃之而棄謀士卒恃之而棄勇伏智飛石恃以卻敵危石叢薄恃以全身無致死之心一失其恃則匍匐伏奔竄之恐後扼之於蹊徑而凌峭壁以下攻則首尾不相顧而潰故謂後主信巫言而失陰平之守以亡國非也陰平守而互數百里之山崖豁谷皆可度越陰平一旅亦贅疣而已季特過劍閣而歎劉禪之不能守草竊之智棄晉亂以句延爾誰縱王建孟知祥明王珍瓏然而起燔然而滅恃險愈甚其亡愈速矣然則諸葛公曰益州天府之國其言非子彼一時也先主擁寡弱之資而無尺土舍益州而無自守之地乃其規畫之全局則西出秦川東窺宛雒與魏爭於平原而非倚險以固存也迨乎關羽啟釁於吳先主忿爭而敗吳久不固仲謀已老宛雒之師不能復出公乃率孤旅以嚮秦川事難而心苦矣况將瓊據涪城姜維據漢樂顛當守戶而天日莫覩不亡奚待焉漢高起自漢中旋下三秦急出成皋是以瀕危而終勝光武定都雒陽曹操中據兗州皆以無險為險也周公營雒至計存焉而或為之說曰無德易以亡聖人既無私天下之心抑豈欲其子孫之速亡乎周遷雒而不絕之系其亡尤難於夏殷亡之難易不在險之有無明矣

司馬昭進爵為王荀顛欲相率而拜王祥曰王公相去一階爾安有天子三公可拜人者驟聞其言未有不以為嶽立屹屹可以為社稷臣者馮道之勞郭威曰侍中此行不易亦猶是也夫暴而祥為太保於晉威篡而道為中書令於周則其元矯以立名而取合於新主大略可知矣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深祥所逆揣而知其必然也於大臣之節則太保之重任終授之已也無疑歷數姓而終受瀛王之爵道固遠承衣蓋於祥也不喜於篡而吝於一拜不難於北面為臣而難折節於未篡之先天下後世不得以助逆之名相如萬一篡奪不成如桓元可以避責全身免於佐命之討計亦狡矣以此推之汲黯揖衛青而曰使大將軍有揖客豈不重乎黯之情亦見矣欲以此求重於權臣而可謂之社稷臣乎司馬昭郭威雖逆而固非朱溫之暴可以理奪者也使汲黯而遇梁冀王祥馮道而遇朱溫抑豈能爾哉若夫社稷臣者以死衛主而從容以處期不自喪其臣節如謝安之於桓溫狄仁傑之於武氏亦豈矯矯自矜以要權姦之知遇乎

讀通鑑論卷十一

晉泰始元年起

船山遺書

魏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守天下也而懷愍臨沒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晉為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之輔心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為天下君以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入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君臣均是而戴之為君尊親於父則曰易一主又易一主稽首匍伏以勢為從違而易知則生人之道廢矣以是而利不如其病之是以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蟲之聚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忠也惠帝之不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及國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為也然其後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遲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飢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擬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為輕民不以改姓為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隨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醫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初立國以傅元皇甫陶為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效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為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尚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

敢破聖道奈綱紀以榮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聰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聲言競奏而忠佞相殺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適聲色殖貨利狎宦戚通女謁急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嬉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即言之過而固可無尤也此外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者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負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識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言而獲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尚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紛紜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於文米以離其姦邪慎之也即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德非所獨任故說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爭勞臣擊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遊士獻邪說以為用人行政之姦賊不專不慎覆軌已昭後世尚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園邱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元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臨正於鄭元遠矣後世經學人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估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組紃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為七元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園邱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園邱方澤之大祀元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為上帝之名曰權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為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哂而以之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媒天贖祀感民元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織緯夫且誣為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絀之於是禁星氣織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地而肅

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與起尚有所資以闢鄭氏之淫辭與

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祖述之在雍邱宗澤之在東京屹立一方以圖遠略與叔子等乃遜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眾瓦解以為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本有能成而不亂者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權威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遊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遊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遊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吳晉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遊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天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且使其狂逞如石勒女直之為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基達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直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直雖競而幹難不捷矧兀木各懷猜忌豈安處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為烏獲以伏誅部曲竄徒輩而債起哉故曰遊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遊有難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皆相待以效功與為憤興而不與固為結二子之忠義為矣惜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用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其驗矣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束天下而使亂不起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而國速以亂曹孟德徵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為法臣民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炎毛珩辛毗陳羣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輒直清嚴不屑為招權納賄驕奢承諂猥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及於暮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織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勗荀勗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廉廉鮮恥貪冒驕奢之

鄙夫即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終不其死雖有二傅和嶠之亢直而不敵羣小之翕訛是以彊宗始而互亂而氏羯來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行政交相扶以圖治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為治人也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而亡矣魏之用人抑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高朗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與道德隆名世之風邈矣僅一管窺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而廢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頽靡而以老莊為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憲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所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倨以待情不熱乎愛兄而怒則終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既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虛寢處然而馳情於浮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令錦其衣肉其食藻并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為之動也故先王之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啾啾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文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在梁無柱茅半垂地之慮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戚也而誣之曰不識治喪而識其慈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有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弟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讐焉非心也此猶為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格康之在魏與司馬昭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憐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為君然則昭其湯武而康其惡來飛廉矣乎昭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勳為晉殺死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德沈充克當之矣紹蓋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共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血何不洒於魏社為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

魏晉之際有負士曰范曄較管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於後世士之湮沒而志不重者古今不知凡幾也嘗以行誼著潛以文采博曄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凡志堅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王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倖任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誠末世之砥柱矣又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其寔之不若此也嘗求仕漢而察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其衰之慘也故二子無妨以文行表見而察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尚為仇讐之子孫捐父母之身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察之所為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臣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予之也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獨無也郡縣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為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來之疑天下而同姓來之乃防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為疑已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己之不見疑而窺其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患不可疎其禍不可救矣親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眾而

以疑則眾非其眾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不生無有聖賢而無暴僻之度者也

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不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王渾曰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咎王渾殺淵而胡叛則抑且咎齊王舍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武備之緒餘濟其毒而啟雄心其禍久矣淵即死若聰若曜若猛若宣挾怨以求逞能巨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罪而窮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直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濟以任淵以平吳縱虎自衛之術也李壽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誠憂淵之巨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贊餘也河湟之間夷狄之所乘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墟即割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即不戢而郗之心亦戢矣馭得其道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即其不然我據蕭關而距之其極遠也亦但如元昊而止耳孰如近在汾晉之間使我不能之士民教孫侯虎河決魚爛於腹心乎故知李壽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此禍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無可如何而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於尤非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遊已耳王渾父子得賄而保淵孔恂楊珧不得賄而暴淵故李壽之深識不庸非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傳咸之忠首昂之任判然別矣而其議省官也則昂之說為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咸剛直而疾惡已甚見閭曹之吏或急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焉用此為而以曹農夫之粟空國家之帑哉其言非不快於一時之心而福履以寧天下天下之惡能寧哉古者方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府史胥徒具羣聚以上食於公下食於民而不憂其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不足此翁嫗之智不出單豆之問故曰福履以寧天下天下弗能寧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秩之以其才叙之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養之而不靳豈人為哉王者以公天下為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之途為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即立之長以收

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青而養之必周乃使一藝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有萬穰不盡田而莫州使扶良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虛監力不任耕志不安職之士亦紛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淫而為奢富激而為盜賊君子之塗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沉淪於下國尚孰與立哉惟用人之塗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說過於俸門者而惜廉隅慎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自不困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年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秉銓苟非其人則自尊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為壟斷而所裁抑者類修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士氣委官邪與流沔而無所立即使傳咸任之且不能挽頹波以從網紀况莫保司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乎剛直者之倖倖以忿疾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况其言曰公私不足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為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為農圃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為此哉治天下有道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苟昂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宏猷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為之聞或忌年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赫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為己功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於羊祜杜預以終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後以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已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已為操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秘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畧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而不早為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材且非血氣不足以為司馬昭耳不然高貴卿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漢高以其誑

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其君之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狠不知有名義者君不可以為臣士不可以為友孫秀酒南嚮之涕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不能用馬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也夫秦亡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未幾而大亂以亡秦晉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鮮甲彘言示天下勿用秦晉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曰尋干戈競起為亂也天下之勢相胥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與及乎紂虐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與場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遠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遠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數百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間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度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朝哉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起此兵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專征方有事於密阮崇黎而早已勤修文德勤聖學演周易造髦士養國老米南國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擬若女子修事以米蘋繁未嘗論道而始投戈息馬而始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責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治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戎衣甫著弓矢旋發天下以為實獲我心可凜雪以見祭於文治秦之并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唯恐其不險力唯恐其不競日進陰鷲殘刃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後崇後奔欲以敗人倫之檢押其與於成功共富貴者抑奢注以啟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疆於草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教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敵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罷兵之議從事後而論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蓋亦求諸其本矣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敵之已極人皆估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帝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德之復也度履商周之治者其唯光武子胤蓋亦備而愛道教禮任賢愛民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於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敢藉口於放

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畧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為其秘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為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啟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為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東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執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即不用矣後世且服其早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教錄升木乎劉暉張賓之說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之不用而徒益人以亂矣藉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用羣胡知其畏己而已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敢言即不用猶不致啟戎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言人將若何以拒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敵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不敢快於一發誠慎之也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所以為者不言也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為之日况偶有所知者乎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亂故舉朝爭之爭晉存亡之界也雖然盈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荀勗馮統間之耳勗與統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繫國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即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無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有魏王之與突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勗與統之於賈謐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即廢晉不必亡勗統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而陰擯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庭揭勗統之姦送

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彼而彼固以安抑不待措彼於磐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彼而強
帝持天下以任彼荀勗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墮直術中而猶競以爭尚口乃窮彼之困晉社
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衆不足言也李惠劉毅傅咸忠直為當世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為宗
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為本斥姦為末此自姦邪未達之日言也不逐小
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為本進賢為末此為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為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
明於人臣之義而非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